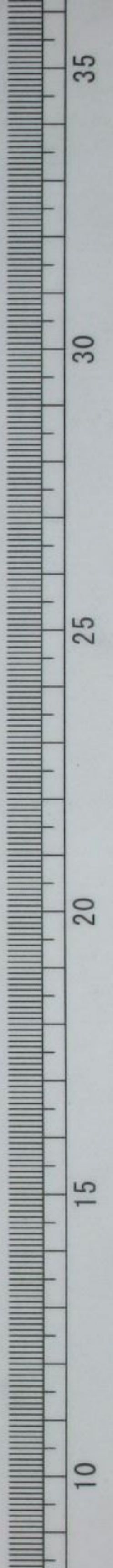


列傳

南史

第七十三
至七十六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73
15



文庫 11
D 273
15

南史卷七十三

列傳第六十三

孝義上

龔穎

劉瑜

董陽

賈恩

郭世通

子原平

嚴世期

吳達

潘綜

陳道 秦綿

張進之

俞僉 張楚

丘傑



48-11054

龔穎
氏 龔 穎 出

010190559470

師覺授

王彭

蔣恭

泰

徐耕

孫法宗

范叔孫

吳國夫

卜天與

弟天生

許昭先

余齊人

孫棘

妻許 徐元妾許 錢延慶

何子平

崔懷順

王虛之

顧昌衍 江柔之 江軻

吳慶之

蕭叡明

鮮于文宗

蕭矯妻羊

羊緝之女佩任 吳晨之妻趙 蔣雋之妻貴 吳翼之母丁
會稽陳氏三女 永興觀中里土氏女 諸暨屠氏女
吳興乘公濟妻姚 吳郡范怯恂妻楮

公孫僧遠

吳欣之

韓係伯

丘冠先

孫淡

華寶

薛天生 劉懷胤

解叔謙

宗元卿 庾震 朱文濟 匡昕 魯康祚 謝昌寓

韓靈敏

劉胤

弟兼 柳叔夜

封延伯

吳達之

陳玄子 邵榮興 文獻叔 徐生之 范安祖 李聖伯 范道根
譚弘實 何弘 陽黑頭 王續祖 郝道福
蔡曇智 何伯璵

王文殊

弟預 沈昇之

樂頤之

泌

庾道愨

族弟沙彌 沙彌子詩

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仁義者合君親之至理實忠孝之所資雖義發因心情非外感然企及之旨聖哲貽言至於風離化薄禮違道喪忠不樹國孝亦愆家而一代之時權利相引仕以勢招榮非行立之嗶翔之感棄捨生之分霜露未收大痛已忘於心名

節不變戎車遽為其首斯並軌訓之理未弘汲引之塗多闕若夫情發於天行成乎已捐軀捨命濟主安親雖乘理闡至匪由勸賞而宰世之人曾微誘激乃至事隱閭閻無聞視聽考于載籍何代無之故宜被之圖象用存旌勸今搜綴湮落以備闕文云爾
顛頽遂寧人也少好學益州刺史毛璩辟為勸學從事璩為譙縱所殺故佐吏並逃亡顛號哭奔赴殯送以禮縱後設宴延顛不獲已而至樂奏顛流涕起曰北面事人亡不能死何忍舉觴聞樂蹈跡逆亂乎縱大將譙道福引出將斬之道福母即顛姑也跣出救之得免及縱僭號備禮徵又不至乃脅以兵刃執志終無回改至於蜀平遂不屈節其後刺史至輒加辟引歷府參軍州別駕從事史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刺史陸徽表顛節義遂不被朝命終於家

明本小歷
陽人也

劉瑜。歷陽歷陽人也。七歲喪父。事母至孝。年五十二。又喪母。三年不進鹽酪。號泣晝夜不絕聲。勤身力以營葬事。服除一十餘年。布衣蔬食。言輒流涕。常居墓側。未嘗蹙違。宋文帝元嘉初卒。又元嘉七年。南豫州舉所統西陽縣人。蓄陽三世同居。外無異門。內無異煙。詔榜門曰。篤行董氏之閭。蠲一門租布。

賈恩。會稽諸暨人也。少有志行。元嘉二年。母亡。居喪過禮。未葬。為鄰火所逼。恩及妻柏氏。號哭奔救。鄰近赴助。棺槨得免。恩及柏俱燒死。有司奏。改其里為孝義里。蠲租布三世。追贈恩天水郡顯親左尉。

郭世通。會稽永興人也。年十四。喪父。居喪。始不勝哀。家貧。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妻恐廢侍養。乃垂泣。瘞之。母亡。負土成墳。親戚或共賻助。微有所受。葬畢。傭賃還先直。服除後。思慕終身如喪。

者未嘗釋衣帽。仁孝之風。行於鄉黨。鄰村大小莫有呼其名者。嘗與人共於山陰市貨物。誤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追還本主。錢主驚歎。以半直與之。世通委之而去。元嘉四年。大使巡行天下。散騎常侍袁愉表其淳行。文帝嘉之。敕榜表門閭。蠲其租調。改所居獨楓里為孝行焉。太守孟顓察孝廉。不就。

子原平。字長恭。又稟至行。養親必以已力。傭賃以給供養。性甚巧。每為人作正。取散夫價。主人設食。原平自以家貧。父母不辦。有肴味。唯煨鹽飯而已。若家或無食。則虛中竟日。義不獨飽。須日暮作畢。受直歸家。於里糴買。然後舉爨。父篤疾。彌年。原平衣不解帶。口不嘗鹽菜者。跨積寒暑。又未嘗睡。臥父亡。哭踊慟絕。數日方蘇。以為奉終之義。情禮自畢。塋壙凶功。不欲假人。本雖巧。而不解作墓。乃訪邑中有營墓者。助人運力。經時展勤。久乃闕練。又自賣十夫。

明本如此
本傳作此

以供衆費。窳窳之事，儉而當禮，性無術學，因心自然。葬畢，詣所買主，執役無懈，與諸奴分務，讓逸取勞。主人不忍使，每遣之。原平服勤，未嘗暫替，傭賃養母有餘，聚以自贖。既學構冢，尤善其事。每至吉歲，求者盈門，原平所起必自貧始。既取賤價，又以夫助之。及父喪終，自起兩間小屋，以爲祠堂。每至節歲，常於此數日中哀思絕，飲粥。父服除後，不復食肉。高陽許瑤之罷建安郡丞，還家以綿一斤遺之，不受。瑤之乃自往曰：「今歲遇寒，而建安綿好，以此奉尊上下耳。」原平乃拜而受之。及母終，毀瘠彌甚，僅乃免喪。墓前有數十畝田，不屬原平。每至農月耕者，恒裸袒。原平不欲使人慢其墳墓，乃買家貧貴買此田。二農之月，輒束帶垂泣，躬自耕墾。每出賣物，裁求半價。邑人皆共識悉，輒加本價與之。彼此相讓，要使微賤。然後取直。宅上種竹，夜有盜其筍者，原平遇見之，盜者奔走墜溝。

原平乃於所植竹處溝上立小橋，令通。又採筍置籬外，鄰里慙愧，無復取者。宋文帝崩，原平號慟，日食麥餅一枚。如此五日，人曰：「誰非王臣，何獨如此？」原平泣而答曰：「吾家見異先朝，蒙褒贊之賞，不能報恩，私心感動耳。」又以種瓜爲業。大明七年大旱，瓜瀆不復通。船縣令劉僧秀愍其窮老，下瀆水與之。原平曰：「普天大旱，百姓俱困，豈可減溉田之水，以通運瓜之船？」乃步從他道往錢塘，貨賣。每行來見人牽埭未過，輒迅楫助之。已自引船，不假旁人。若自船已度，後人未及，常停住須待，以此爲常。嘗於縣西郭鳳埭，助人引船。遇有鬪者，爲吏所錄，鬪者逃散，唯原平獨住。吏執以送縣，縣令新到，未相諳悉，將加嚴罰。原平解衣就罪，義無一言。左右大小咸稽顙，請救，然後得免。由來不謁官長，自此乃始脩敬。太守蔡興宗臨郡，深加貴異，以私米饋原平。及山陰朱百年妻，各百斛。原平誓死。

不受百年妻亦固辭會稽郡貴重望計及望孝盛族出身不減祕
晉明帝泰始七年興宗欲舉山陰孔仲智子爲望計原平次息爲
望孝仲智會土高門原平一邦至行欲以相敵會明帝別敕用人
故二選並寢興宗徵還都表其殊行舉爲太學博士會興宗薨事
不行卒於家三子一弟並有門行

嚴世期會稽山陰人也性好施同里張邁等三人妻各產子歲饑
欲棄而不舉世期分食解衣以贍其乏三子並得成長同縣俞陽
妻莊年九十莊女蘭七十並老病無所依世期館之二十年死並
殯葬宗親嚴弘鄉人潘伯等十五人荒年並餓死露骸不收世期
買棺殯埋存育孩幼宋元嘉四年有司奏榜門曰義行嚴氏之門
復其身徭役蠲租稅十年

吳遠吳興烏程人也經荒饑饉係以疾疫父母兄嫂及羣從小功
之親男女死者十三人遠時病困鄰里以葦席裹之埋於村側既
而親屬皆盡唯遠夫妻獲全家徒四壁立冬無被袴晝則傭賃夜
則伐木燒塲妻亦同遠此誠無有懈倦遠夜行遇猛獸猛獸輒下
道避之暮年中成七墓葬十三棺鄰里嘉之葬日悉出赴助送終
之事亦儉而周禮遠時逆取鄰人夫直葬畢衆悉以放之遠一無
所受皆傭力報答焉太守張崇之三加禮命太守王韶之擢補功
曹史遠以門寒固辭不就舉爲孝廉

潘綜吳興烏程人也孫恩之亂妖黨攻破村邑綜與父驃共走避
賊驃年老行遲賊轉逼驃驃語綜我不能去汝走可脫幸勿俱死
驃困乏坐地綜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命賊至驃亦請賊曰
兒年少自能走今爲老子不去老子不惜死乞活此兒賊因斫驃
綜抱父於腹下賊斫綜頭面凡四創綜當時悶絕有一賊從傍來

相謂曰。卿欲舉大事。此兒以死救父。云何可殺。殺孝子不祥。賊乃止。父子並得免。鄉人祕書監丘系。祖廷尉沈赤黔。以綜異行。薦補左戶令史。除遂昌長。歲滿還家。太守王韶之。臨郡發教。列上州臺。陳其行跡。及將行。設祖道。贈以四言詩。元嘉四年。有司奏。改其里。爲純孝里。蠲租布三世。又宋初。吳郡人陳遺。少爲郡吏。母好食鍋底飯。遺在役。恒帶一囊。每煑食。輒錄其焦。以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升。恒帶自隨。及敗。逃竄。多有餓死。遺以此得活。母晝夜泣涕。目爲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再拜號咷。母豁然卽明。後又有河南孝廉秦綿。遭母喪。送葬。不忍復還。鄉人爲作茅菴。仍止其中。若遇有米。則食粥。無米。則食菜而已。哀號之聲。行者爲之潛淚。服訖。猶不還家。遇疾。不療。卒。臨亡。告人曰。若死者無知。固不宜獨存。有知。則大獲吾志。

鍋底飯

明本作大

張進之。永嘉安固人也。爲郡八族。少有志行。歷五官主簿。永寧安固二縣領校尉。家世富足。經荒年。散財救贍鄉里。遂以貧罄。全濟者甚多。太守王味之。有罪。當見收。逃避進之家。供奉經時。盡其誠力。味之嘗避地。墮水。沉沒。進之投水拯救。相與沉淪。久而得免。時劫掠充斥。每入村抄暴。至進之門。輒相約勒。不得侵犯。其信義所感。如此。元嘉初。詔在所蠲其徭役。又孫恩之亂。永嘉太守司馬逸之。被害。妻子並死。兵寇之際。莫敢收藏。郡吏俞僉。以家財。冒難棺歛。逸之等六喪。送致都葬。畢。乃歸鄉里。元嘉中。老病卒。時又益州梓潼人張楚。母疾。命在屬纊。楚祈禱苦至。燒指自誓。精誠感悟。疾時得愈。見榜門曰。孝行張氏之閭。易其里。爲孝行里。蠲租布三世。身加旌命。

丘傑。字偉時。吳興烏程人也。十四遭喪。以熟菜有味。不嘗於口。歲

餘忽夢見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事乃爾荼苦汝噉生菜遇蝦蟇毒靈牀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甌甌中有藥服之下科斗子數升丘氏世保此甌大明七年災火焚失之

師覺授字覺授南陽涅陽人也與外兄宗少文並有素業以琴書自娛於路忽見一人持書一函題曰至孝師君苦前俄而不見捨車奔歸聞家哭聲一叫而絕良久乃蘇後撰孝子傳八卷宋臨川王義慶等辟為州祭酒主簿並不就乃表薦之會卒

王彭旰台直瀆人也少喪母元嘉初父又喪亡家貧力弱無以營葬兄弟二人晝則傭力夜則號感鄉里並哀之乃各出夫力助作塹塹須水而天旱穿井數十丈泉不出慕處去淮五里荷擔遠汲困而不周彭號天自訴如此積日一旦大霧霧歇塹竈前忽生泉水鄉鄰助之者並嗟神異縣邑近遠悉往觀之葬竟水便自竭元

瑞明本

嘉九年太守劉伯龍依事表言改其里為通靈里編租布三世

蔣恭義興臨津人也元嘉中晉陵蔣崇平為劫見禽云與恭妻弟吳晞張為侶晞張先行不在本村遇水妻息避水移寄恭家時錄掄張不獲禽收恭及兄協付獄科罪恭協並歛舍住晞張家口而不知劫情恭列晞張妻息是婦之親親今有罪恭身甘分求免兄協協列是戶主求免弟恭兄弟二人爭求受罪郡邑不能制依事上詳州議以為並不合罪後除恭義成令協義招令

徐耕晉陵延陵人也元嘉二十一年大旱人飢耕詣縣陳辭以米千斛助官振貸縣為言上當時議以耕比漢卜式詔書褒美酬以縣令大明八年東土飢旱東海嚴成東莞王道蓋各以私穀五百餘斛助官振卹

孫法宗一名宗之吳興人也父隨孫恩入海滋被害屍骸不收母

以血雁骨
明本作凝

兄並餓死。法宗年小流迸，至十六方得還。單身勤苦，霜行草宿，營辦棺槨，造立冢墓，葬送母兄，儉而有禮。以父屍不測，入海尋求，聞世間論是至親，以血瀝骨，當悉漬浸，乃操刀泔海，見枯骸，則刻肉灌血。如此十餘年，臂脛無完皮，血脉枯竭，終不能逢。遂衰經終身，常居墓所，山禽野獸皆悉馴附。每麋鹿觸網，必解放之，償以錢物。後忽苦頭創，夜有女人至，曰：我是天使，來相謝行創。本不關善人，使者遠相及，取牛糞，煮傅之，即驗。一傳便差，一境賴之，終身不娶。

明本作遺

范叔孫，吳郡錢塘人也。少而仁厚，周窮濟急。同里范法先，父母兄弟七人同時疫時，唯餘法先病，又危篤，喪屍經日不收。叔孫悉備棺器，親為殯埋。又同里施夫，疾病，父死，不殯。范苗父子並亡，范敬宗家口六人俱得病，二人喪沒，親鄰畏遠，莫敢營視。叔孫並為殯。

明本作死

瘞躬卹病者，並皆得全。鄉曲貴其義行，莫有呼其名者。宋孝武孝建初，除竟陵王國中軍，不就。義興吳國夫，亦有義讓之美。人有竊其稻者，乃引還為設酒食，以米送之。

上天與，吳興餘杭人也。父名祖，宋武帝聞其有幹力，召補隊主。從征伐，封關中侯，歷二縣令。天與善射，弓力兼倍，容貌嚴毅，笑不解顏。文帝以其舊將，使教皇子射。元嘉二十九年，為廣威將軍，領左細仗。元凶入弒，事變倉卒，舊將羅訓、徐牢皆望風屈謝。天與不暇被甲，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徐牢曰：「殿下入，汝欲何為？」天與罵曰：「殿下常來去，云何即時方作此語？只汝是賊。」手射劔於東堂，幾中逆徒，擊之臂斷，乃見殺。其隊將張弘之、朱道欽、陳滿與天與同出拒戰，並死。孝武即位，贈天與龍驤將軍、益州刺史，謚曰壯侯。車駕臨哭，弘之等各贈郡守，給天與家長廩。子伯宗，殿中將軍。明帝

明本作廣

泰始初領幢擊南賊於赭圻戰沒伯宗弟伯興官至南平昌太守
直閣領細仗隊主昇明元年與袁粲同謀伏誅天與弟天生少為
隊將十人同火屋後有一坑廣二丈餘十人共跳之皆度唯天生
墜天生乃取實中苦竹刺其端使利交橫布坑內更呼等類共跳
並懼不敢天生乃復跳之往反十餘會無留礙眾並歎伏以兄死
節為孝武所留心大明末為弋陽太守明帝泰始初與殷琰同逆
被斬

許昭先義興人也叔父肇之坐事繫獄七年不判子姪二十許人
昭先家最貧薄專獨料訴無日在家餉饋肇之莫非珍新資產既
盡賣宅以充之肇之諸子倦怠唯昭先無有懈怠如是七載尚書
沈演之嘉其操行肇之事由此得釋昭先舅夫妻並疫病死亡家
貧無以殯送昭先賣衣物以營殯葬舅子三人並幼瞻護皆得成

長昭先父母皆老病家無僮役竭力致養甘旨必從宗黨嘉其孝
行雍州刺史劉真道板為征虜參軍昭先以親老不就補迎主簿
昭先以叔未仕又固辭

余齊人晉陵晉陵人也少有孝行為邑書吏宋大明二年父殖在
家病亡信未至齊人謂人曰此肉痛心煩有如割截居常惶駭必
有異故信尋至以父病報之四百餘里一日而至至門方知父死
號踊慟絕良久乃蘇問父所遺言母曰汝父臨終恨不見汝齊人
即曰相見何難於是號叫殯所須吏便絕州縣上言有司奏改其
里為孝義里編租布賜其母穀百斛

孫棘彭城人也宋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薩應充行坐違期不至
棘詣郡辭列棘為家長令弟不行罪應百死乞以身代薩薩又辭
列白引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薩各置一處報云聽其相代顏

色前悅甘心赴死。棘妻許又寄語屬棘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亡以小郎屬君竟未妻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兒死復何恨岱依事表上孝武詔特原罪州加辟命并賜帛二十疋先是新蔡徐元妻許二十一喪夫子甄年三歲父攬愍其年少以更適同縣張買許自誓不行父逼載送買許自經氣絕家人奔赴良久乃蘇買夜送還攬許歸徐氏養元父季元嘉中八十餘卒又明帝泰始二年長城吳慶恩殺同郡錢仲期子延慶屬役在都聞父死馳還於庾浦埭逢慶恩手刃殺之自繫烏程獄吳興太守郗顯表不加罪許之

何子平廬江潯人也曾祖楷晉侍中祖友會稽王道子驃騎諮議參軍父子先建安太守子平世居會稽少有志行事母至孝揚州辟從事史月奉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曰所利無幾何足爲煩子

明本作楷

月奉白米

平曰尊老在東不辦得米何心獨饗白粲每有饋鮮肴者若不可寄致至家則不肯受母本側庶籍注失實實未及養而籍年已滿便去職歸家時鎮軍將軍顧覲之爲州上綱謂曰尊上年實未八十親故所知州中差有微祿當啓相留子平曰公家正取信黃籍籍年既至便應扶持何容苟冒榮利乃歸家竭力供養元嘉三十年元凶弒逆隨王誕入討以爲行參軍子平以凶逆滅理故廢已受職事寧自解未除吳郡海虞令縣祿唯供養母一身不以及妻子人疑其儉薄子平曰希祿本在養親不在爲已問者慙而退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至哭踊頓絕方蘇屬大明末東土飢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暑不避清涼一日以數合米爲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爲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

蔡興宗爲會稽太守甚加矜賞爲營冢壙子平居喪毀甚及免喪始至不立幼持操檢敦厲名行雖處閭室如接大賓學義堅明處之以默安貧守善不求營進好退之士彌以此貴之卒年六十崔懷順清河東武城人也父邪利魯郡太守宋元嘉中爲魏所獲懷順與妻房氏篤愛聞父見虜卽自遣妻布衣蔬食如居喪禮歲時北向流涕邪利後仕魏書戒懷順不許如此懷順得書更號泣懷順從叔模爲滎陽太守亦入魏模子雖居處改節不廢婚宦宋大明中懷順宗人冀州刺史元孫北使魏魏人問之曰崔邪利模並力屈歸命二家子姪出處不同義將安在元孫曰王尊驅驥王陽回車欲令忠孝並弘臣子兩遂泰始初淮北入魏懷順因此歸北至代都而邪利已卒懷順絕而復蘇載喪還青州徒跣冰雪土氣寒酷而手足不傷時人以爲孝感喪畢以弟在南齊建元初又逃歸而弟已亡懷順孤貧宗黨哀之日歛給其斗米永明中卒王虛之字文靜廬江石陽人也十三喪母三十三喪父二十五年鹽酢不入口疾病著牀忽有一人來問病謂之曰君病尋差俄而不見病果尋差庭中楊梅樹隆冬三實又每夜所居有光如燭墓上櫛樹一冬再實時人咸以爲孝感所致齊永明中詔榜門闈其三世時又有顧昌衍江柔之江軻並以篤行知名昌衍吳人居喪幾致滅性王儉言之天子曰昌衍既有至行且張永之甥宜居禮闈以光郎署乃以爲尚書庫部郎柔之軻並濟陽人柔之字叔遠孝悌通亮亦至臺郎軻字伯倫貞嚴有行宗人江縵位至侍中性豪侈唯見軻則敬挹焉

吳慶之字文悅濮陽人也寓居江興宋江夏王義恭爲揚州召爲西曹書佐及義恭誅慶之自傷爲吏無狀不復肯仕終身蔬食後

王琨爲吳興太守。欲召爲功曹。荅曰。走素無人世情。直以明府見接。有禮所以奔走。歲時若欲見吏。則是蓄魚於樹。栖鳥於泉耳。不辭而退。琨追謝之。望塵不及矣。

蕭叡明。字景濟。南蘭陵人也。母病風積年。沉卧。叡明晝夜祈禱。時寒。叡明下淚爲之。冰如筋。額上叩頭。血亦冰。不溜。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夫人病。叡明跪受之。忽不見。以函奉母。函中唯有三寸絹。丹書爲日月字母。服之。卽平復。于時秣陵朱緒無行。母病積年。忽思菰羹。緒妻到市買菰爲羹。欲奉母。緒曰。病復安能食。先嘗之。遂併食盡。母怒曰。我病欲此羹。汝何心併啖盡。天若有知。當令汝哽死。緒便聞。心中介介。然卽利血。明日而死。叡明聞之。大悲慟。不食積日。問緒尸在何處。欲手自戮之。旣而曰。滄吾刀。乃止。永明五年。居母喪。不勝喪。卒。詔贈中書郎。時又有鮮于文宗。漁陽

人。年七歲。喪父。父以種芋時亡。至明年芋時。對芋嗚咽。如此終身。姊文英。適荀氏。七日而夫亡。執節不嫁。及母卒。晝夜哭泣。遂喪明。蕭矯妻羊字淑禕。性至孝。居父喪。哭輒吐血。母嘗有疾。淑禕於中夜祈禱。忽見一人在樹下。自稱枯桑君。曰。若人無患。令泄氣在亥西南。求白石鎮之。言訖不見。明日如言。而疾愈。又時有羊緝之女。佩任者。烏程人。隨母還舅氏。母亡。晝夜號哭。不飲食。三日而亡。鄉里號曰女表。又有晉陵吳康之妻趙氏。父亡。弟幼。遇歲饑。母老病篤。趙詣鄉里告乞。言辭哀苦。鄉里憐之。各分升米。遂得免。及嫁康之。少時。夫亡。家欲更嫁。誓言不貳焉。又義興蔣儁之妻黃氏。夫亡。不重嫁。家逼之。欲自殺。乃止。建元三年。詔蠲表門閭。又會稽永興吳翼之母丁氏。少喪夫。性仁愛。遭年荒。分衣食。以貽里中飢餓者。鄰里求借。未嘗違。同里陳攘作穰。父母死。孤單無親戚。丁收養之。及長。

爲營婚娶。又同里王禮妻徐，荒年客死，丁山陰爲買棺器，自往歛葬。元徽末大雪，商旅斷行，村里比室飢餓，丁自出鹽米，計口分賦。同里左僑家露，四喪無以葬，丁爲辦冢槨，有三調不登者，代爲送。丁長子婦王氏守寡，執志不再醮，州郡上言，詔表門閭，蠲租稅。又會稽寒人陳氏有三女，無男，祖父母年八九十，老無所知，父篤瘡病，母不安其室，遇歲飢，三女相率於西湖採菱蕪，更日至市貨賣，未嘗虧息，鄉里稱爲義門，多欲娶爲婦，長女自傷，癯獨誓不肯行。祖父母尋相繼卒，三女自營殯葬，爲菴舍居墓側，又永興概中里王氏女年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性至孝，年二十，父死，臨尸一叫，眼皆血出，小妹娥舐其血，左目卽開，時人稱爲孝感。又諸暨東海里屠氏女，父失明，母痼疾，親戚相棄，鄉里不容，女移父母遠住，紵舍晝採樵，夜紡績，以供養，父母俱卒，親營殯葬，負土成墳，忽空中有

至長水校尉。

丘冠先，字道玄，吳興烏程人也。少有節義，齊永明中，位給事中，時求使蠕蠕國，尚書令王儉言：「冠先雖名位未升，而義行甚重，若爲行人，則蘇武、鄭衆之流也。」於是使蠕蠕，蠕蠕逼令拜，冠先執節不從，以刃臨之，冠先曰：「能殺我者，蠕蠕也，不能以天子使拜我，狄者我也。」遂見殺。武帝以冠先不辱命，賜其子雄錢一萬，布三十疋，雄不受，詣闕上書曰：「臣父執節如蘇武，守死如谷吉，遂不書之良史，甄之褒策，萬代之後，誰死社稷？建元四年，車僧朗銜使不異，抗節是同，詔贈正員外郎，此天朝舊準，臣父成例也。今僧朗反葬冢塋，臣父湮棄絕域，語忠烈則亦不謝，車論荼苦則彼優而此劇，名位不殊，禮數宜等，乞申哀贈。」書奏，不省。孫淡，太原人也，世居長沙，事母至孝，母疾不眠食，以差爲期，母哀

之後有疾不使知也齊建元三年蠲表門閭卒於家

華寶晉陵無錫人也父豪晉義熙末戍長安年八歲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爲汝上頭長安陷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寶輒號慟彌日不忍荅也同郡薛天生母遭艱菜食天生亦菜食母未免喪而死天生終身不食魚肉又同郡劉懷胤與弟懷則年十歲遭父喪不衣絮帛不食鹽菜齊建元三年並表門閭

解叔謙字楚梁鴈門人也母有疾叔謙夜於庭中稽顙祈福聞空中語云此病得丁公藤爲酒便差卽訪醫及本草注皆無識者乃求訪至宜都郡遙見山中一老公伐木問其所用荅曰此丁公藤療風尤驗叔謙便拜伏流涕具言來意此公愴然以四段與之并示以漬酒法叔謙受之顧視此人不復知處依法爲酒母病卽差齊建武初以奉朝請徵不至時又有宗元卿庾震朱文濟匡昕曾

聲云汝至性可重山神欲相驅使汝可爲人療病必得大富貴女

謂是魑魅弗敢從遂得病積時鄰舍人有溪蟻毒者女試療之自

覺病便差遂以巫道爲人療疾無不愈家產日益鄉里多欲娶之

女以無兄弟誓守墳墓不嫁爲山劫所殺又吳興乘公濟妻姚氏

生二男而公濟及兄公願乾伯並卒各有一子姚養育之賣田宅

爲娶婦自與二男寄止鄰家明帝詔爲其二子婚表閭復徭役又

吳郡范法恂妻褚氏亦勤苦執婦業宋昇明中孫曇瓘謀反亡命

褚謂其子僧簡曰孫越州先姑之姊子與汝父親則從母兄弟交

則義重古人逃竄脫不免汝宜收之曇瓘尋伏法褚氏令僧簡往

歛葬年七十餘永明中卒僧簡在郢聞病馳歸未至褚已卒將殯

舉尸不起尋而僧簡至焉

公孫僧遠會稽剡人也居父喪至孝事母及伯父甚謹年飢僧遠

一作賊

一作賊

一作賊

省殮減食以養母及伯父兄弟亡貧無以葬身自販貼與鄰里供
歛送終之費躬負土手種松柏兄弟未婚嫁乃自賣爲之成禮名
聞郡縣齊高帝卽位遣兼散騎常侍虞炎等十二部使表列僧遠
等二十三人詔並表門閭蠲租稅

吳欣之晉陵利城人也宋元嘉末弟慰之爲武進縣吏隨王誕起
義元凶遣軍主華欽討之吏人皆散慰之獨留見執將死欣之詣
欽乞代弟命辭淚哀切兄弟皆見原齊建元三年有詔蠲表之永
明初廣陵人童超之二息犯罪爭死太守劉悛表以聞

韓係伯襄陽人也事父母謹孝襄陽人鄰居種桑樹於界上爲誌
係伯以桑枝蔭妨他地遷界上開數尺鄰畔隨復侵之係伯輒更
改種久之鄰人慙愧還所侵地躬往謝之齊建元三年蠲表門閭
以壽終時有吳興人聞人夏年十七結客報父仇爲高帝所賞位

康祚謝昌寓皆有素履而叔謙尤高元卿字希蔣南陽人有至行
早孤爲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
小痛以此爲常鄉里宗事之號曰宗曾子震字彥文新野人喪父
母居貧無以葬賃書以營事至手掌穿然後葬事獲濟南陽劉虬
由此爲撰孝子傳文濟字敬達吳興人自賣以葬母太守謝瀛命
爲儒林不就昕字令先廬陵人有至性隱金華山服食不與俗人
交母病亡已經日昕奔還號叫母卽蘇皆以爲孝感所致康祚扶
風人亦有至行母患乳癰諸醫療不愈康祚乃跪兩手臻癰大悲
泣母卽覺小寬因此漸差時人以其有冥應康祚位至屯騎校尉
昌寓陳郡人也爲劉悛廣州參軍孝性甚至嘗養一鵠昌寓病二
旬而鵠二旬不食昌寓亡而鵠遂飛去

韓靈敏會稽剡人也早孤與兄靈珍並有孝性母尋又亡家貧無

以營凶。兄弟共種瓜。朝採瓜子。暮生已復。遂辦葬事。靈珍亡。無子。妻朝一作氏。守節不嫁。慮家人奪其志。未嘗告歸。靈敏事之如母。劉風。字處和。南陽人也。父紹。仕宋。位中書郎。風母早亡。續被敕。納路太后兒女。爲繼室。風年數歲。路氏不以爲子。奴婢輩捶打之。無期度。風母亡日。輒悲啼不食。彌爲婢輩所苦。路氏生濂。兄風。怜愛之。不忍捨。恒在牀帳側。輒被驅捶。終不肯去。路氏病。經年。風晝夜不離左右。每有增加。輒流涕不食。路氏病差。感其意。慈愛遂隆。路氏富盛。一旦爲風立齋宇。筵席不減。侯王濂有識事。風過於同產。事無大小。必諮兄。而後行。風妹適江。弟禧與祐兄弟異常。自尚書比部郎。後爲遙光諮議。專知腹心。任時。遙光任當。顧託朝野。向風如雲。風忌之。求出爲丹陽丞。雖外遷。而意任無改。及遙光舉事。且方召風。風以爲宜。悉呼佐史。風之徙丹陽丞也。遙光以蕭懿第

四弟晉安王之文學。暢爲諮議。領錄事。及召入。遙光謂曰。劉暄欲有異志。今夕當取之。遙光去歲暴風。性理乖錯。多時方愈。暢曰。公去歲違和。今欲發動。顧左右急呼師視脉。遙光厲聲曰。諮議欲作異邪。因訶令出。須臾。風入。暢謂曰。公昔年風疾。今復發。風曰。卿視今夕處分。云何。而作此語。及迎垣歷生至。與風俱勸。夜攻臺。既不見納。風歷生並撫膺曰。今欲作賊。而坐守此城。今年坐公滅族矣。及遙光敗。風靜坐圍舍。濂爲度支郎。亦奔亡。遇風。仍不復肯去。風曰。吾爲人作吏。自不逃死。汝可去。無相守同盡。荅曰。向若不逢兄。亦草間苟免。今旣相逢。何忍獨生。因以衣帶結兄衣。俱見殺。何胤聞之。歎曰。兄死君難。弟死兄禍。美哉。又柳叔夜。河東人。父宗。宋黃門郎。叔夜年十六。爲新野太守。甚有名績。補遙光諮議參軍。及事敗。左右扶上馬。欲與俱亡。荅曰。吾已許始安以死。豈可負之邪。遂

自殺。

封延伯字仲連勃一作明海人也世為州郡著姓寓居東海三世同財為

北州所宗附延伯好學退讓事寡嫂甚謹垣崇祖為兗州請為長

史不就崇祖軾其門不肯相見後為豫州上表薦之詔為優禮起

家為平西長史梁郡太守為政清靜有高士風俄以疾免還東海

于時四州入魏士子皆依海曲爭往宗之如遼東之仰邴原也建

元三年大使巡行天下義興陳玄子明本四世同居一百七口武陵邵

榮興文獻叔並八世同居東海徐生之武陵范安祖李聖伯范道

根並五世同居零陵譚弘寶衡陽何弘華陽黑頭疎從四世同

居詔俱表門閭蠲租稅又蜀郡王績祖華陽郝道福並累世同爨

建武三年明帝詔表門蠲調役

吳達之義興人也嫂亡無以葬自賣為十夫客以營冢椁從祖弟

敬伯夫妻荒年被略賣江北達之有田十畝貨以贖之與同財共

宅郡命為主簿固以讓兄又讓世舊田與族弟弟亦不受田遂闕

廢齊建元三年詔表門閭先是有蔡曇智鄉里號蔡管子廬江何

伯璵兄弟鄉里號為何展禽並為高士沈顛所重常云聞蔡曇智

之風怯夫勇鄙夫有立志聞何伯璵之風偽夫正薄夫厚云伯璵

與弟幼璵俱厲節操養孤兄子及長為婚推家業盡與之安貧枯

槁誨人不倦郡守下車莫不脩謁伯璵卒幼璵未好佛法翦落長

齋持行精苦梁初卒兄弟年八十餘

王文殊字令章吳興故鄣人也父沒魏文殊思慕泣血終身蔬食

不衣帛服麻縵而已不婚不交人物吳興太守謝瀹聘為功曹不

就立小屋於縣西端拱其中歲時伏臘月朝十五未嘗不北望長

悲如此三十餘年太守孔琇之表其行鬱林詔榜門改所居為孝

明本
子玄

行里。

樂頤之字文德。南陽涅陽人也。世居南郡。少而言行和謹。仕為京府參軍。父在郢病亡。頤之忽悲戀。泣因請假還。中路果得父凶問。便徒跣號咷。出陶後渚。遇商人附載。西上水漿不入口。數日。嘗遇病與母隔壁。忍病不言。嚙被至碎。恐母之哀已也。湘州刺史王僧虔引為主簿。以同僚非人。棄官去。吏部郎庾杲之嘗往候頤之。為設食。唯枯魚菜菹。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杲之曰。卿過於孝。季偉我非郭林宗。仕至郢州中從事。

弟預字文介。亦至孝。文臨亡。執手以託。郢州行事王英預悲感。悶絕吐血數升。遂發病。官至驃騎錄事參軍。隆昌末。預謂丹陽尹徐孝嗣曰。外傳藉藉。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何託付之重。恐不得同人。此車人笑。褚公至今齒冷。無為効尤。孝嗣故吏吳興沈昇之亦說之。曰。昇之與君俱有項領之功。今一言而二功俱解。豈願聞之乎。君受恩二祖。而更參唯新之政。以君為反覆人事。成則無處逃咎矣。昇之草萊百姓言出。禍已隨之。孰與超然謝病。高枕家園。則與松柏比操。風霜等烈。豈不美邪。孝嗣並改容謝之。預建武中為丞。世令人懷其德。卒官。持有一媪。年可六七十。擔櫬

樂令

藪葉。造市貨之。聞預亡。大泣。棄溪中。曰。失樂令。我輩孤獨。老姥政應就死耳。市人亦皆泣。其惠化如此。

升屋

江泌字士清。濟陽考城人也。父亮之。員外郎。泌少貧。晝日斫爨為業。夜讀書。隨月光。光斜則握卷升屋。睡極墮地。則更登。性行仁義。衣弊。蟲多綿裹。置壁上。恐蟲飢死。乃復置衣中。數日間。終身無復蟲。母亡後。以生闕供養。遇鮭。不忍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唯食菜葉而已。母墓為野火所燒。依新宮災。三日。哭淚盡。係之以血。歷

明本亦老

明文明本
是也

梁武帝
當作明
孝武帝

仕南中郎行參軍所給募吏去役得時病莫有舍之者吏扶杖投
泌泌自隱郵走死泌為買棺無僮役兄弟共與埋之後領國子助
教乘牽車至染烏頭見一老公步行下車載之躬自步去梁武帝
以為南康王子琳侍讀建武中明帝害諸王後泌憂念子琳訪誌
公道人問其禍福誌公覆香鑪灰示之曰都盡無餘及子琳被害
泌往哭之淚盡續以血親視殯葬畢乃去泌尋卒族人兗州中從
事泌黃門郎余子也與泌同名世謂泌為孝泌以別之

庾道愍潁川鄆陵人晉司空冰之玄孫也有孝行頗能屬文少出
孤悴時人莫知其所生母流漂交州道愍尚在襁褓及長知之求
為廣州綏寧府佐至南而去交州尚遠乃自負擔冒險僅得自達
及至交州尋求母雖經年日夜悲泣嘗入村日暮雨驟乃寄止一
家且有一一負薪外一而道愍心動一之乃其母也於是行伏

雖經
姬還

號泣遠近赴之莫不揮淚道愍尤精相板宋明帝時山陽王休祐
屢以言語忤顏見道愍託以已板為他物令道愍占之道愍曰此
乃甚貴然使人多愆忤休祐以褚彥回詳密求換其板他日彥回
侍明帝自稱下官帝多忌甚不悅休祐具以狀言帝乃意解道愍
仕齊位射聲校尉族孫沙彌亦以孝行著

沙彌晉司空冰之六世孫也父佩玉仕宋位長沙內史昇明中坐
沈攸之事誅時沙彌始生及年五歲所生母為製采衣輒不肯服
母問其故流涕對曰家門禍酷用是何為及長終身布衣蔬食為
中軍田曹行參軍嫡母劉氏寢疾沙彌晨昏侍側衣不解帶或應
針灸輒以身先試及母亡水漿不入口累日初進大麥薄飲經十
旬方為薄粥終喪不食鹽酢冬日不衣綿纊夏日不解衰經不出
廬戶晝夜號慟鄰人不忍聞所坐薦淚霑為爛墓在新林忽生旅

及古對

下

松百許株。枝葉鬱茂。有異常松。劉好噉甘蔗。沙彌遂不食焉。宗人
都官尚書誅表言其狀。應純孝之舉。梁武帝召見嘉之。以補歙令。
還除輕車邵陵王參軍事。隨府會稽。復丁所生憂。喪還都。濟浙江
中流遇風。舫將覆沒。沙彌抱柩號哭。俄而風靜。咸以為孝感所致。
後卒於長城令。子持。

持字元德。少孤。性至孝。父憂居喪過禮。篤志好學。仕梁為尚書左
戶郎。後兼建康監。陳文帝為吳興太守。以為郡丞。兼掌書翰。天嘉
初。為尚書左丞。封崇德縣子。拜封之日。請令史為客。受其餉。遣文
帝怒之。因坐免。後為臨安令。坐杖殺人。免還。為給事黃門侍郎。歷
鹽官令。祕書監。知國史事。又為少府卿。遷太中大夫。領步兵校尉。
卒。持善字書。每屬辭。好為奇字。文士亦以此譏之。有集十卷。

南史卷七十三 列傳第六十三

蘇州世廟
氏書

南史卷七十四

列傳第六十四

孝義下

滕曇恭

徐普濟 張悌

陶季直

沈崇儔

荀匠

吉盼

甄恬

趙拔扈

韓懷明

褚脩

蘇州世廟
氏書

張景仁

宛陵女子 衛敬瑜妻王 劉景新

陶子鏘

成景儁

李慶緒

謝闈

子貞

殷不害

弟不佞

司馬嵩

張昭

弟乾 王知玄

滕曇恭。豫章南昌人也。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產。曇恭歷訪。不能得。銜悲哀切。俄遇一桑門。問其故。曇恭具以告。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還以與母。舉室驚異。尋訪桑門。莫知所在。及父母卒。曇恭並水漿不入口者旬日。感慟嘔血。絕而復蘇。隆冬。不著繭絮。蔬食終身。每至忌日。思慕不自堪。晝夜哀慟。其門外有冬生樹二株。時忽有神光自樹而起。俄見佛像。及夾侍之儀。容光顯著。自門而入。曇恭家人大小咸共禮拜。久之乃滅。遠近道俗咸傳之。太守王僧虔引曇恭為功曹。固辭不就。王儉時隨僧虔在郡。號為滕曾子。梁天監元年。陸璣奉使巡行風俗。表言其狀。曇恭有子三人。皆有行業。時有徐普濟者。長沙臨湘人。居喪未葬。而鄰家火起。延及其舍。普濟號慟。伏棺上。以身蔽火。鄰人往救之。焚炙已悶絕。累日方蘇。又有建康人張悌。家貧無以供養。以情告鄰富人。富人不與。不勝忿。遂結四人作劫。所得衣物三劫。持去。寶無一錢入已。縣抵悌死罪。悌兄松訴稱。與弟景是前母子。後母唯生悌。松長不能教誨。乞代悌死。景又曰。松是嫡長。後母唯生悌。若從法。母亦不全。亦請死。母又云。悌應死。豈以弟罪。枉及諸兄。悌亦引

明本作
虛頁

分全兩兄供養。縣以上讞。帝以爲孝義。特降死。後不得爲例。

陶季直。丹陽秣陵人也。祖愨。祖宋廣州刺史。父景仁。中散大夫。季直早慧。愨甚愛異之。嘗以四函銀。列置於前。令諸孫各取其一。季直時年四歲。獨不取。曰。若有賜。當先父伯。不應度及諸孫。故不取。愨益奇之。五歲。喪母。哀若成人。初母未病。令於外染衣。卒後。家人始贖季直。抱之。號慟。聞者莫不酸感。及長。好學。澹於榮利。徵召不起。時人號曰。聘君。後爲望蔡令。以病免。時劉彥節。袁粲。以齊高帝權盛。將圖之。彥節素重季直。欲與謀。季直以袁劉儒者。必致顛殞。固辭不赴。俄而彥節等敗。齊初。爲尚書比部郎。時褚彥回。爲尚書令。素與季直善。頻以爲司空。司徒。主簿。委以府事。彥回卒。尚書令王儉。以彥回有至行。欲諡文孝公。季直曰。文孝。是司馬道子謚。恐其人非具美。不如文簡。儉從之。季直又請爲彥回立碑。始終營護。甚有吏節。再遷。東莞太守。在郡。號爲清和。後爲鎮西諮議參軍。齊武帝崩。明帝作相。誅鋤異己。季直不能阿意取容。明帝頗忌之。出爲輔國長史。北海太守。邊職上佐。素士罕爲之者。或勸季直造門致謝。明帝留以爲驃騎諮議參軍。兼尚書左丞。遷建安太守。爲政清靜。百姓便之。梁臺建。爲給事黃門侍郎。常稱仕至二千石。始願畢矣。無爲久預人間事。乃辭疾。還鄉里。梁天監中。就拜太中大夫。武帝曰。梁有天下。遂不見此人。十年。卒于家。季直素清苦。絕倫。又屏居十餘載。及死。家徒四壁。子孫無以殯斂。聞者莫不傷其志。事云。

沈崇儵。字思整。吳興武康人也。父懷明。宋兗州刺史。崇儵六歲。丁父憂。哭踊過禮。及長。事所生母。至孝。家貧。常傭書。以養。天監二年。太守柳憚。辟爲主簿。崇儵從憚到郡。還迎其母。未至而母卒。崇儵

以不及侍疾將欲致死水漿不入口晝夜號哭旬日殆將絕氣兄弟謂曰殯葬未申遽自毀滅非全孝道也崇儆心悟乃稍進食母權瘞去家數里哀至輒之瘞所不避雨雪每倚墳哀慟飛鳥翔集夜恒有猛獸來望之有聲狀如歎息者家貧無以遷厝乃行乞經年始獲葬焉既而廬于墓側自以初行喪禮不備復以葬後更行服三年久食麥屑不噉鹽酢坐卧於單薦因虛腫不能起郡縣舉至孝梁武聞卽遣中書舍人慰勉之乃詔令釋服擢補太子洗馬旌其門廬崇儆奉詔釋服而涕泣如居喪固辭不受官乃除永寧令自以祿不及養哀思不自堪未至縣卒

荀匠字文師潁陰人晉太保勗九世孫也祖瓊年十五復父仇於成都市以孝聞宋元嘉末度淮逢武陵王舉義爲元凶追兵所殺贈員外散騎侍郎父法超仕齊爲安復令卒官匠號慟氣絕身體

皆冷至夜乃蘇既而奔喪每宿江渚商侶不忍聞其哭聲梁天監元年其兄斐爲鬱林太守征俚賊爲流矢所中死於陣喪還匠迎于豫章望舟投水傍人赴救僅而得全及至家貧不時葬居父憂并兄服歷四年不出廬戶自括髮不復櫛沐髮皆禿落哭無時聲盡則係之以泣目皆皆爛形骸枯頽皮骨裁連雖家人不復識郡縣以狀言武帝詔遣中書舍人爲其除服擢爲豫章王國左常侍匠雖卽吉而毀頓逾甚外祖孫謙誠之曰主上以孝臨天下汝行過古人故擢汝此職非唯君父之命難拒故亦揚名後世所顯豈獨汝身哉匠乃拜竟以毀卒

吉玠字彥霄馬翊蓮勺人也家居襄陽玠幼有孝性年十一遭所生母憂水漿不入口殆將滅性親黨異之梁天監初父爲吳興原鄉令爲吏所誣逮詣廷尉玠年十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行人見

者皆為嘔涕其父理雖清白而恥為吏訊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
粉乃搥登聞鼓乞代父命武帝異之尚以其童幼疑受教於人敕
廷尉蔡法度嚴加脅誘取其款實法度乃還寺盛陳徽纒厲色問
曰爾求代父死敕已相許便應伏法然刀鋸至劇審能死不且爾
童孺志不及此必為人所教姓名是誰若有悔異亦相聽許對曰
囚雖蒙弱豈不知死可畏憚顧諸弟幼藐唯囚為長不忍見父極
刑自延視息所以內斷胸臆上千萬乘今欲殉身不測委骨泉壤
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邪法度知不可屈撓乃更和顏誘語之曰
主上知尊侯無罪行當釋亮觀君神儀明秀足稱佳童今若轉辭
幸父子同濟奚以此妙年苦求湯鑊粉曰凡鯤鯨蠅蟻尚惜其生
況在人斯豈願齋粉但父挂深劾必正刑書故思殞仆冀延父命
粉初見囚獄椽依法備加桎梏法度矜之命脫其二械更令著一

小者粉弗聽曰粉求代父死死囚豈可減乎竟不脫械法度以聞
帝乃宥其父丹陽尹王志求其在廷尉故事并諸鄉居欲於歲首
舉充純孝粉曰異哉王尹何量粉之淺夫父辱子死斯道固然若
粉有靦面目當其此舉則是因父買名一何甚辱拒之而止年十
七應辟為本州主簿出監萬年縣攝官朞月風化大行自雍還郢
湘州刺史柳沈復召為主簿後秣陵鄉人斐儉丹陽郡守臧盾揚
州中正張仄連名薦粉以為孝行純至明通易老敕付太常旌舉
初粉以父陷罪因成悻疾後因發而卒
甄恬字彥約中山無極人也世居江陵數歲喪父哀感有若成人
家人矜其小以肉汁和飯飼之恬不肯食年八歲嘗問其母恨生
不識父遂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形貌則其父也時以為孝感家
貧養母常得珍羞及居喪廬於墓側恒有鳥玄黃雜色集於廬樹

恬哭則鳴。哭止則止。又有白鳩白雀。栖宿其廬。州將始興王憺表其行狀。詔旌表門廬。加以爵位。官至安南行參軍。

趙拔扈。新城人也。兄震動富於財。太守樊文茂求之不已。震動怒曰。無慝。將及我。文茂聞其語。聚其族誅之。拔扈走免。亡命聚黨。至社樹。呪曰。文茂殺拔扈兄。今欲報之。若事克。斫樹處更生。不克。卽死。三宿。三桎生十丈餘。人間傳以爲神。附者十餘萬。旣殺文茂。轉攻傍邑。將至成都。十餘日。戰敗。退保新城。求降文茂。黎州刺史文熾弟襄陽人也。

韓懷明。上黨人也。客居荊州。十歲。母患尸疰。每發輒危殆。懷明夜於星下稽顙祈禱。時寒甚切。忽聞香氣。空中有人曰。童子母須臾永差。無勞自苦。未曉而母平復。鄉里以此異之。十五喪父。幾至滅性。負土成墳。賻助無所受。免喪。與鄉人郭麻俱師南陽劉虬。虬嘗一日廢講。獨居涕泣。懷明竊問虬家人。荅云。是外祖亡日。時虬母亦已亡矣。懷明聞之。卽日罷學。還家就養。虬歎曰。韓生無丘吾之恨矣。家貧。肆力以供甘脆。嬉怡膝下。朝夕不離母側。母年九十。以壽終。懷明水漿不入口。一旬。號哭不絕聲。有雙白鳩。巢其廬上。字乳馴狎。若家禽焉。服釋乃去。及除喪。蔬食終身。衾衾無所改。梁天監初。刺史始興王憺表言之。州累辟不就。卒于家。

褚脩。吳郡錢唐人也。父仲都。善周易。爲當時之冠。梁天監中。歷位五經博士。脩少傳父業。武陵王紀爲揚州。引爲宣惠參軍。兼限內記室。脩性至孝。父喪。毀瘠過禮。因患冷氣。及丁母憂。水漿不入口。二十三日。每號慟。輒嘔血。遂以毀卒。

張景仁。廣平人也。父梁天監初。爲同縣。韋法所殺。景仁時年八歲。及長。志在復讎。普通七年。遇法於公田。渚。手斬其首。以祭父墓。事

竟詣郡自縛乞依刑法太守蔡天起上言於州時簡文在鎮乃下教褒美之原其罪下屬長蠲其一戶租調以旌孝行又天監中宣城宛陵女子與母同牀眠母爲猛獸所取女啼號隨挈猛獸行數十里獸毛盡落獸乃置其母而去女抱母猶有氣息經時乃絕鄉里言於郡縣太守蕭琮表上詔榜其門閭又霸城王整之姊嫁爲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乃截耳置盤中爲誓乃止遂手爲亡壻種樹數百株墓前柏樹忽成連理一年許還復分散女乃爲詩曰墓前一株柏根連復並枝妾心能感木顏城何足奇所住戶有鷓巢常雙飛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栖乃以縷繫脚爲誌後歲此鷓果復更來猶帶前縷女復爲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旣重不忍復雙飛雍州刺史西昌侯藻嘉其美節乃起樓於門題曰貞義衛婦之閭又表於臺後有河東劉景昕事母孝謹母常病瘳二十餘年一朝而瘳鄉

里以爲景昕誠感荆州刺史湘東王繹辟爲主簿

陶子鏘字海育丹陽秣陵人也父延尚書比部郎兄尚宋末爲倖臣所怨被繫子鏘公私緣訴流血稽顙行路嗟傷逢謝超宗下車相訪回入縣詣建康令勞彦遠曰豈忍見人昆季如此而不留心勞感之兄得釋母終居喪盡禮與范雲鄰雲每聞其哭聲必動容改色欲相申薦會雲卒初子鏘母嗜蓴母沒後恒以供奠梁武義師初至此年冬營蓴不得子鏘痛恨慟哭而絕久之乃蘇遂長斷蓴味

成景儁字超范陽人也祖興仕魏爲五兵尚書父安樂淮陽太守梁天監六年常邕和殺安樂以城內附景儁謀復讎因殺魏宿預城主以地南入普通六年邕和爲鄱陽內史景儁購人刺殺之未

異哉此
帝之義
之事

久重購邑和家人。鳩殺其子弟。噍類俱盡。武帝義之。每為屈法。景
儁家讎既雪。每思報効。後除北豫州刺史。侵魏所向必推。其智勇
時以此馬仙理兼有政績。見懷北豫州吏人。樹碑紀德。卒諡曰忠
烈云。

李慶緒字孝緒。廣漢郫人也。父為人所害。慶緒九歲而孤。為兄所
養。日夜號泣。志在復讎。投州將陳顯達。仍於部伍。白日手刃其仇。
自縛歸罪。州將義而釋之。梁天監中。為東莞太守。丁母憂。去職。廬
于墓側。每慟。嘔血數升。後為巴郡太守。號良吏。累遷衛尉。封安陸
縣侯。益州三百年。無復貴仕。慶緒承恩至此。便欲西歸。尋徙太子
右衛率。未拜而卒。

謝蘭字希如。陳郡陽夏人。晉太傅安之八世孫也。父經。北中郎諮
議參軍。蘭三歲時。父未食。乳媪欲令先飯。蘭終不進。舅阮孝緒聞
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蘭生之匹。因名曰蘭。稍授
以經史。過目。便能諷誦。孝緒每曰。吾家陽元也。及丁父憂。晝夜號
慟。毀瘠骨立。母阮氏常自守視。譬抑之。服闋。吏部尚書蕭子顯嘉
其至行。擢為王府法曹。行參軍。累遷外兵記室參軍。時甘露降。士
林皆獻頌。武帝嘉之。有詔。使製北兖州刺史蕭楷德政碑。又奉
詔。令製宣城王奉述中庸頌。後為兼散騎常侍。使魏。會侯景入附。
境上交兵。蘭母既慮不得還。感氣而卒。及蘭還。入境。夜夢不祥。旦
便投列。馳歸。及至。號慟。嘔血氣絕。久之。水漿不入口。每哭。眼耳口
鼻皆血流。經月餘日。因夜臨而卒。所製詩賦碑頌數十篇。子貞。
貞字元正。幼聰敏。有至性。祖母阮氏先苦風眩。每發。便一二日不
能飲食。貞時年七歲。祖母不食。貞亦不食。往往如此。母王氏授以
論語孝經。讀訖。便誦。八歲嘗為春日閑居詩。從舅王筠奇之。謂所

親曰。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年十三。尤善左氏春秋。工草隸蟲篆。十四。丁父艱。號頓於地。絕而復蘇者數矣。初。貞父蘭。以憂毀卒。家人賓客。復憂貞。從父洽。族兄嵩。乃共請華嚴寺長爪禪師。為貞說法。仍譬以母須侍養。不宜毀滅。乃少進饘粥。及魏剋江陵。入長安。嵩逃難番禺。貞母出家于宣明寺。及陳武帝受禪。嵩還鄉里。供養貞母。將二十年。初。貞在周。嘗侍周武帝。愛弟趙王招。讀招厚禮之。聞其獨處。必晝夜涕泣。私問知母在鄉。乃謂曰。寡人若出居藩。當遣侍讀還家。後數年。招果出。因辭面奏。請放貞還。帝奇招仁愛。遣隨聘使杜子暉。歸國。是歲。陳太建五年也。始自周還時。始興王叔陵。為揚州刺史。引祠部侍郎阮卓。為記室。辟貞為主簿。尋遷府錄事參軍。領丹陽丞。貞知叔陵有異志。因與卓自疎。每有宴遊。輒以疾辭。未嘗參預。叔陵雅重之。弗之罪也。及叔陵肆逆。唯貞與卓不坐。再遷南平王友。掌記室事。府長史汝南周確。新除都官尚書。請貞為讓表。後主覽而奇之。及問知貞所作。因赦舍人施文慶曰。謝貞在王家。未有祿秩。可賜米百石。以母憂去職。頃之。敕起還府。累啓固辭。敕不許。貞哀毀羸瘠。終不能之官舍。吏部尚書姚察。與貞友善。及貞病篤。問以後事。貞曰。孤子。豈禍所集。將隨灰壤。族子凱等。粗自成立。已有疏付之。此固不足仰塵厚德。弱兒年甫六歲。名靖。字依仁。情累所不能忘。敢以為託。是夜卒。後主問察曰。謝貞有何親屬。察以靖荅。即敕長給衣糧。初。貞之病。有遺疏。告族子凱。氣絕之後。若依僧家尸陀林法。是吾所願。正恐過為獨異。可用薄板。周身載以露車。覆以草席。坎山次而埋之。又靖年尚小。未閱人事。但可三月。施小牀。設香水。盡鄉兄弟相厚之情。即除之。無益之事。勿為也。

殷不害字長卿陳郡長平人也祖汪齊豫章王行參軍父高明梁尚書兵部郎不害性至孝居父憂過禮由是少知名家世儉約居甚貧窶有弟五人皆幼弱不害事老母養小弟勤劇無所不至士大夫以篤行稱之年十七仕梁爲廷尉平長於政事兼飾以儒術名法有輕重不便者輒上書言之多見納用大同五年兼東宮通事舍人時朝政多委東宮不害與舍人庾肩吾直日奏事梁武帝嘗謂肩吾曰卿是文學之士吏事非卿所長何不使殷不害來邪其見知如此簡文以不害善事親賜其母蔡氏錦襦氍毹席被褥單複畢備侯景之亂不害從簡文入臺及臺城陷簡文在中書省景帶甲將兵入朝陛見過謁簡文左右甚不遜侍側者莫不驚恐辟易唯不害與中庶子徐摛侍側不動簡文爲景所幽遣人請不害與居處景許之不害供侍益謹梁元帝立以不害爲中書郎兼

廷尉卿魏平江陵失母所在時甚寒雪凍死者填滿溝壑不害行哭尋求聲不暫輟過見死人溝中卽投身捧視舉體凍僵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始得母屍憑屍而哭每輒氣絕行路皆爲流涕卽江陵權殯與王褒庾信俱入長安自是蔬食布衣枯槁骨立見者莫不哀之太建七年自周還陳除司農卿遷晉陵太守在郡感疾詔以光祿大夫徵還養疾後主卽位加給事中初不害之還也周留其長子僧首因居關中禎明三年陳亡僧首來迎不害道卒年八十五不害弟不佞

不佞字季卿少立名節居父喪以至孝稱好讀書尤長吏術梁承聖初爲武康令時兵荒饑饉百姓流移不佞循撫招集糴負至者以千數會魏剋江陵而母卒道路隔絕久不得奔赴四載之中晝夜號泣居處飲食常爲居喪之禮陳武帝受禪除婁令至是第四

兄不齊始於江陵迎母喪柩歸葬不佞居處之節如始聞問若此者又三年身自負土手植松柏每歲時伏臘必三日不食文帝時兼尚書右丞遷東宮通事舍人及廢帝嗣立宣帝爲太傅錄尚書輔政甚爲朝望所歸不佞素以名節自立又受委東宮乃與僕射到仲舉中書舍人劉師知尚書左丞王暹等謀矯詔出宣帝衆人猶豫未敢先發不佞乃馳詣相府面宣詔旨令相王還第及事發仲舉等皆伏誅宣帝雅重不佞特赦之免其官而已及卽位以爲軍師始與王諮議參軍後兼尚書左丞加通直散騎常侍卒官不佞兄不疑不占不齊並早亡事第二寡嫂張氏甚謹所得祿奉不入私室長子梵童位尚書金部郎

司馬暘字文昇河內溫人也高祖柔之晉侍中以南頓王孫紹齊文獻王攸後父子產卽梁武帝之外兄也位岳陽太守暘幼聰警有至性年十二丁內艱哀慕過禮水漿不入口始經一旬每號慟必至悶絕父每喻之令進粥然猶毀瘠骨立服闋以姻戚子弟入問訊梁武帝見其羸疾歎息久之字其小字謂其父曰昨見羅兒面顏顛顛使人惻然便是不墜家風爲有子矣後累遷正員郎丁父艱哀毀愈甚廬于墓側日進薄麥粥一升墓在新林連接山阜舊多猛獸暘結廬數載豺狼絕迹常有兩鳩栖宿廬所馴狎異常承聖中除太子庶子魏剋江陵隨例入長安而梁宗屠戮太子殯瘞失所及周受禪暘以宮臣乃抗表求還江陵改葬辭甚酸切周朝優詔荅之卽敕荊州以禮安厝陳太建八年自周還宣帝特降殊禮歷位通直散騎常侍太中大夫卒有集十卷子延義字希忠少沈敏好學初隨父入關丁母憂喪過于禮及暘還都延義乃躬負靈櫬晝伏宵行冒履水霜手足皸瘃至都遂致孳廢數年乃愈

位司徒從事中郎

張昭字德明吳郡吳人也幼有孝性父爨常患消渴嗜鮮魚昭乃身自結網捕魚以供朝夕弟乾字玄明聰敏好學亦有至性及父卒兄弟並不衣綿帛不食鹽酢日唯食一升麥屑粥每一感慟必致歐血鄰里聞之皆為涕泣父服未終母陸氏又卒兄弟遂六年哀毀形容骨立家貧未得大葬遂布衣蔬食十有餘年杜門不出屏絕人事時衡陽王伯信臨郡舉乾孝廉固辭不就兄弟並因毀成疾昭一眼失明乾亦中冷苦癖年並未五十終于家子胤俱絕宣帝時有太原王知玄者僑居會稽剡縣居家以孝聞及丁憂哀毀而卒帝嘉之詔改所居青苦里為孝家里昭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夜也論曰自澆風一起人倫毀薄蓋抑引之教導俗所先變里旌閭義存勸獎是以漢世士務脩身故忠孝成俗至于乘軒服冕非此莫

以下亦七
十三卷八

南史卷七十五

列傳第六十五

隱逸上

陶潛

宗少文

孫測 從弟或之

沈道虔

孔淳之

周續之

戴顓

翟法賜

雷次宗

郭希林

晉書
陶潛傳

劉凝之

龔祈

朱百年

關康之

辛普明 樓惠班

漁父

褚伯玉

顧歡

盧度

杜京產

孔道徽 京產字 泗 剡縣小兒

易有君子之道四焉。語默之謂也。故有入廟堂而不出，徇江湖而永歸，隱避紛紜，情迹萬品。若道義內足，希微兩忘，一作藏景窮巖，蔽名愚谷，解桎梏於仁義，示形神於天壤，則名教之外，別有風猷。故堯封有非聖之人，孔門謬雞黍之客。次則揚獨往之高節，重去就之虛名。或慮全後悔，事歸知始，或道有不申，行吟山澤，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風雲以為氣，求志達道，未或非然。故須含貞養素，文以藝業，不爾則與夫樵者在山，何殊異也。若夫陶潛之徒，或仕不求聞，退不譏俗，或全身幽履，服道儒門，或遁迹江湖之上，或藏名巖石之下，斯並向時隱淪之徒歟。今並綴緝，以備隱逸篇焉。又齊梁之際，有釋寶誌者，雖處非顯晦，而道合希夷，求其行事，蓋亦俗外之徒也。故附之云。

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尋陽柴桑人。晉大司馬侃之曾孫也。少有高趣，宅邊有五柳樹，故嘗著五柳先生傳云：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

明侃作侃是也

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蓋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而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卧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夫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後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粳。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以遂其志。曰。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旣自以心爲形役。

一作以自爲形役

奚惆悵而獨

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塗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弱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而自酌。盼庭柯以怡顏。倚南牕而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而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勸飛而知還。景翳翳其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而絕遊。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兮西疇。或命巾車。或棹扁舟。旣窈窕以窮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

而明本作
以是也

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芸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義熙末徵爲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嘗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齋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潛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輦。及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潛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潛。每往必酣飲致醉。弘欲要延之一坐。彌日不得。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逢弘送酒至。卽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潛。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潛弱年薄宦。不繫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武帝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與子書以言其志。并爲訓戒曰。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荼毒。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已。必貽俗患。僂俛辭事。使汝幼而飢寒。耳常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旣一事矣。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罔罔。少來好書。偶愛閑靖。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喜。嘗言五六月北窗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陋。日月遂往。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有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幼小。家貧。復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敬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况共父之人哉。潁川韓元長。

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濟北汜幼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云。高山景行。汝其慎哉。又為命子詩。以貽之。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卒。世號靖節先生。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鋤於後。云。

宗少文。南陽涅陽人也。祖承宜。都太守。父繇之。湘鄉令。母同郡師氏。聰辯。有學義。教授諸子。少文善居喪。為鄉閭所稱。宋武帝既誅劉毅。領荊州。問毅府諮議參軍申永曰。今日何施而可。永曰。除其宿釁。倍其惠澤。貫敘門次。顯擢才能。如此而已。武帝納之。乃辟少文為主簿。不起。問其故。荅曰。栖丘飲谷。三十餘年。武帝善其對而止。少文妙善琴書。圖畫精於言理。每游山水。往輒忘歸。征西長史

善書畫

王敬弘。每從之。未嘗不彌日也。乃下入廬山。就釋慧遠。考尋文義。兄臧為南平太守。逼與俱還。乃於江陵三湖立宅。閑居無事。武帝召為太尉行參軍。驃騎道憐。命為記室參軍。並不就。二兄早卒。孤累甚多。家貧。無以相贍。頗營稼穡。人有餉遺。並受之。武帝敕南郡長給吏役。又數致餼賚。後子弟從仕。乃悉不復受。武帝開府。辟召下書。召少文。與鴈門周續之。並為太尉掾。皆不起。宋受禪。及元嘉中。頻徵。竝不應。妻羅氏。亦有高情。與少文協趣。羅氏沒。少文哀之。過甚。既乃悲情頓釋。謂沙門釋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衡陽王義季為荊州。親至其室。與之歡宴。命為諮議參軍。不起。好山水。愛遠遊。西涉荆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觀。唯澄懷觀道。臥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圖之於室。謂之撫琴動操。欲令眾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為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絕。唯少文傳焉。文帝遣樂師楊歡。就受之。少文孫測。亦有祖風。

老子此

測字敬微。一字茂深。家居江陵。少靜退。不樂人間。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為美談。余竊有感。誠不能潛感地金。冥致江鯉。但當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孰能食人厚祿。憂人重事乎。齊驃騎豫章王疑徵為參軍。不起。測荅府云。何為謬傷海鳥。橫斤山木。母喪。身自負土。植松柏。疑復遣書請之。辟為參軍。測荅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雲。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鳥。慕哉。永明三年。詔徵太子舍人。不就。欲游名山。乃寫祖少文所作尚子平圖於壁上。測長子賓宦在都。知父此旨。便求祿。還為南郡丞。付以家事。刺史安陸王子敬。長史劉寅以下。皆贈送之。測無所受。齋老子莊子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止祖少文舊宅。魚復侯子響為江州。厚遣贈遺。測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木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子響命駕造之。測不見。後子響不告而來。奄至所住。測不得已。巾褐對之。竟不交言。子響不悅而退。侍中王秀之。彌所欽慕。乃令陸探微畫其形。與已相對。又貽書曰。昔人有圖畫僑札。輕以自方耳。王儉亦雅重之。贈以蒲褥筍席。頃之。測送弟喪還西。仍留舊宅。永業寺。絕賓友。唯與同志。庾易。劉虬。宗人尚之等。往來講說。荊州刺史隨王子隆至。遣別駕宗昕一作口致勞問。測笑曰。貴賤理隔。何以及此。竟不荅。建武二年。徵為司徒主簿。不就。卒。測善畫。自圖。阮籍。遇蘇門於行。鄒上坐。卧對之。又畫永業佛影臺。皆為妙作。好音律。善易。老。續皇甫謐高士傳。三卷。嘗游衡山七嶺。著衡山廬山記。尚之字敬之。亦好山。澤徵辟。一無所就。以壽終。

善畫
阮籍圖

或之字叔粲。少文從父弟也。早孤。事兄恭謹。家貧好學。雖文義不

逮少文而真澹過之徵辟一無所就宋元嘉初大使陸子貞觀採風俗三詣或之每辭疾不見告人曰我布衣草萊之人少長壟畝何宜枉軒冕之客子貞還表薦之又不就徵卒於家

沈道虔吳興武康人也少仁愛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孫恩亂後饑荒縣令庾肅之迎出縣南廢頭里為立宅臨溪有山水之玩時復還石山精廬與諸孤兄子共釜庾之資困不改節受琴於戴逵王敬弘深貴重之郡州府凡十二命皆不就有人竊其園菜者外還見之乃自逃隱待竊者去後乃出人又拔其屋後大筍令人止之曰惜此筍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筍送與之盜者慙不取道虔使置其門內而還常以拮拾自資同拮者或爭穢道虔諫之不止悉以其所得與之爭者愧慙後每事輒云勿令居士知冬月無複衣戴顛聞而迎之為作衣服并與錢一萬及還分

身上衣及錢悉供諸兄弟子無衣者鄉里少年相率受學道虔常無食以立學徒武康令孔欣之厚相資給受業者咸得有成宋文帝聞之遣使存問賜錢三萬米二百斛悉供孤兄子嫁娶徵員外散騎侍郎不就累世事佛推父祖舊宅為寺至四月八日每請像請像之日輒舉家感慟焉道虔年老菜食恒無經日之資而琴書為樂孜孜不倦文帝敕郡縣使隨時資給卒子慧鋒脩父業不就

州辟

孔淳之字彥深魯人也祖琰一作惔尚書勳部郎父粲祕書監徵不就

淳之少有高尚愛好墳籍為太原王恭所稱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游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嘗游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法崇歎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于茲不覺老之將至也及淳之還乃不告以姓除著作佐郎太尉參軍

竝不就居喪至孝廬于墓側服闋與徵士戴顓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為人外之游又申以婚姻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為禮至則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怪其如此荅曰因亦農夫田父之禮也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苟不入吾郡何為入吾郭淳之笑曰潜游者不識其水巢栖者非辯其林飛沈所至何問其主終不肯往茅室蓬戶庭草蕪徑唯牀上有數帙書元嘉初復徵為散騎侍郎乃逃于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在弟默之為廣州刺史出都與別司徒王弘要淳之集冶城即日命駕東歸遂不顧也元嘉七年卒默之儒學注穀梁春秋默之子熙先事在范曄傳

周續之字道祖鴈門廣武人也其先過江居豫章建昌縣續之八歲喪母哀戚過於成人奉兄如事父豫章太守范甯於郡立學招

老易

集生徒遠方至者甚眾續之年十二詣甯受業居學數年通五經

五緯號曰十經名冠同門稱為顏子既而閑居讀老易入廬山事

沙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遺人遁迹廬山幽深明亦不應徵命謂之

尋陽三隱劉毅鎮姑熟命為撫軍參軍似太學博士竝不就江州

刺史每相招請續之不尚峻節頗從之游常以嵇康高士傳得出

處之美因為之注武帝北討世子居守迎續之館於安樂寺延入

講禮月餘復還山江州刺史劉柳薦之武帝俄辟太尉掾不就武

帝北伐還鎮彭城遣使迎之禮賜甚厚每日真高士也尋復南還

武帝踐祚復召之上為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并見諸

生問續之禮記傲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矍圃之義辯析精奧稱

為名通續之素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病鍾山景平元年卒通毛

詩六義及禮論注公羊傳於世無子兄子景遠有續之風

嵇康高士傳注

善書

戴顓字仲若。譙郡鉅人也。父逵。兄勃。並隱遯。有高名。顓十六遭父憂。幾於毀滅。因此長抱羸患。以父不仕。復脩其業。父善琴書。顓並傳之。凡諸音律。皆能揮手。會稽剡縣。多名山。故世居剡下。顓及兄勃。並受琴於父。父沒。所傳之聲。不忍復奏。各造新弄。勃制五部。顓制十五部。顓又制長弄一部。並傳於世。中書令王綏嘗攜客。造之。勃等方進豆粥。綏曰。聞卿善琴。試欲一聽。不荅。綏恨而去。桐廬縣。又多名山。兄弟復共游之。因留居止。勃疾患。醫藥不給。顓謂勃曰。願隨兄得閑。非有心於語默。兄今疾篤。無可營療。顓當干祿。以自濟耳。乃求海虞令。事垂行而勃卒。乃止。桐廬僻遠。難以養疾。乃出居吳下。吳下士一作人共為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若自然。乃述莊周大旨。著逍遙論。禮記中庸篇三。吳將守及郡內。衣冠要其同游。野澤堪行。便去不為矯介。眾論以此多之。宋國初建。

莊周

元嘉中。徵並不就。衡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與顓姻。通迎來止黃鵠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顓憩于此澗。義季亟從之游。顓服其野服。不改常度。為義季鼓琴。並新聲變曲。其三調游弦。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文帝每欲見之。嘗謂黃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宴戴公山下也。以其好音。長給正聲伎。一部。灑合何嘗白鵠二聲。以為一調。號為清曠。自漢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達特善其事。顓亦參焉。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改。乃迎顓看之。顓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及減臂胛。瘦患即除。無不歎服。十八年卒。無子。景陽山成。顓已亡矣。上歎曰。恨不得使戴顓觀之。翟法賜。尋陽柴桑人也。曾祖湯。祖莊。父矯。並高尚不仕。逃避徵辟。法賜少守家業。立室廬山頂。喪親後。便不復還家。不食五穀。以獸

皮及結草爲衣。雖鄉親中表莫得見焉。徵辟一無所就。後家人至石室尋求。因復遠徙。違避徵聘。遁跡幽深。卒於巖石間。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也。少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篤志好學。尤明三禮。毛詩。隱退不受徵辟。宋元嘉十五年。徵至都。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竝以儒學總監諸生。時國子學未立。上留意藝文。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竝建車駕。數至次宗館。資給甚厚。久之還廬山。公卿以下。竝設祖道。後又徵詣都。爲築室於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爲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次宗不入公門。乃使自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就業。二十五年。卒于鍾山。子肅之。頗傳其業。

郭希林。武昌人也。曾祖翻。晉世高尚不仕。希林少守家業。徵召一無所就。卒。子蒙。亦隱居不仕。

劉凝之字隱安。小名長生。南郡枝江人也。父期。公衡陽太守。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萊。嚴子陵爲人。推家財與弟及兒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行。辟召一無所就。妻梁州刺史郭銓女也。遣送豐麗。凝之悉散之。屬親妻亦能不慕榮華。與凝之共居儉苦。夫妻共乘蒲笨車。出市貿易。周用之外。輒以施人。爲村里所誣。一年三輸公調。求輒與之。又嘗認其所著屐。笑曰。僕著已敗。今家中覓新者。償君此人。後田中得所失屐。送還。不肯復取。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鎮江陵。竝遣使存問。凝之荅書曰。頓首稱僕不爲百姓禮。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時戴顓與衡陽王義季書。亦稱僕。荆州年飢。義季慮凝之餒斃。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飢

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性好山水。一旦攜妻子。泛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絕人迹。爲小屋居之。採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卒年五十九。

龔祈。字蓋道。武陵漢壽人也。從祖玄之父。黎人。竝不應徵辟。祈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逖見之。歎曰。此荆楚之僊人也。自少及長。徵辟一無所就。時或賦詩。而言不及世事。卒年四十二。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也。祖凱之。晉左衛將軍。父濤。揚州主簿。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攜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伐藥採若爲業。以藥若置道頭。輒爲行人所取。明且已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藥。若而去。或遇寒雪。藥若不售。無以自資。輒自榜船送妻。還孔氏。天晴迎之。有時出山陰。爲妻買繒采五三尺好。飲酒遇醉。或失之。頗言玄理。時爲詩詠。往往有高勝之言。隱迹避人。唯與同縣孔顓友善。顓亦嗜酒。相得輒

頗有人情

酣對盡歡。百年室家素貧。母以冬月亡。衣竝無絮。自此不衣絲帛。嘗寒時。就顓宿。衣悉袂布。飲酒醉眠。顓以卧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旣覺。引卧具去。體謂顓曰。縣定奇溫。因流涕悲慟。顓亦爲之傷感。除太子舍人。不就。顏竣爲東陽州。發教餉百年穀五百斛。不受。時山陰又有寒人。姚吟亦有高趣。爲衣冠所重。竣餉吟米二百斛。吟亦辭之。百年卒。山中蔡興宗爲會稽太守。餉百年妻米百斛。百年妻遣婢詣郡門。奉辭固讓。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

關康之。字伯倫。河東揚一作楊人也。世居京口。寓居南平昌。少而篤學。姿狀豐偉。下邳趙繹以文義見稱。康之與友善。特進顏延之等當時名士十許人入山。候之見其散髮被黃布。屨席松葉枕。一塊白石而卧。了不相盼。延之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晉陵顧悅之難王弼

易義四十餘條。康之申王難顧，遠有情理。又為毛詩義，經籍疑滯，多所論釋。嘗就沙門支僧納學算，妙盡其能。徵辟一無所就，棄絕人事，守志閑居。弟雙之為臧質車騎參軍，與質俱下。至赭圻病卒，瘞於水濱。康之，時得病，小差，牽以迎喪，因得虛勞病，寢頓二十餘年。時有閑日，輒卧論文義。宋孝武即位，遣大使巡行天下，使反薦康之，宜加徵聘。不見省。康之性清約，獨處一室，希與妻子相見。不通賓客。弟子以業傳受，尤善左氏春秋。齊高帝為領軍時，素好此學，送本與康之。康之手自點定，又造禮論十卷。高帝絕賞愛之。及崩，遺詔以入玄宮。康之以宋明帝太始初，與平原明僧紹俱徵，辭以疾。時又有河南辛普明、東陽樓惠明，皆以篤行聞。普明字文達，少就康之受業。至性過人，居貧與兄共處一帳。兄亡，仍帳施靈，蚊甚多，通夕不得寢，而終不道侵蝨。僑居會稽，會稽士子高其行，當葬兄，皆送金為贈。後至者不復受。人問其故，荅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親友之意。今寔已足，豈可利亡者餘贈邪？」齊豫章王嶷為揚州徵為議曹，從事不就。惠明字智遠，立性貞固，有道術，居金華山，舊多毒害，自惠明居之，無復辛螫之苦。藏名匿迹，人莫之知。宋明帝召不至。齊高帝徵，又不至。文惠太子在東宮，苦延方士，仍又辭歸。俄自金華輕棹西下，及就路，回之豐安。旬日之間，唐寓之祇賊入城塗地，唯豐安獨全。時人以為有先覺。齊武帝敕為立館。

魚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康孫緬為尋陽太守，落日造遺渚，際見一輕舟，陵波隱顯，俄而漁父至，神韻蕭灑，垂綸長嘯，緬甚異之，乃問有魚賣乎。漁父笑而荅曰：「其釣非釣，寧賣魚者邪？緬益怪焉，遂褰裳涉水，謂曰：『竊觀先生有道者也。』終朝鼓枻，良亦勞止。吾聞黃金白璧重利也，駟馬高蓋榮勢也。今方王道文明，守

祇賊

漁父傳
是二幅好
畫圖一
信好詩
歌也

在海外隱鱗之士靡然向風。子胡不贊緝熙之美，何晦用其若是也。漁父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務，未辯賤貧，無論榮貴，乃歌曰：竹竿籬籬，河水泱泱，敢相忘爲樂，貪餌吞鉤，非夷非惠，聊以忘憂。於是攸然鼓棹而去。緬字伯緒，太子僕與會之子也。有學義，宋明帝甚知之，位尚書左丞、東中郎司馬。

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塘人也。高祖舍始平太守，父暹征虜參軍，伯玉少有隱操，寡慾，年十八，父爲之昏，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時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爲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纔交數言而退。寧朔將軍丘珍孫與僧達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滅景雲棲，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棲冶城，安道入昌門，於茲而三焉，却粒之士，食霞之人，

乃可斲致，不宜久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策之日，斲紆清塵，亦願助爲譬說。僧達答曰：褚先生從白雲游，舊矣。古之逸人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於孤峰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荔蘿，若已窺爐液，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譬。宋孝建二年，散騎常侍樂詢行風俗，表薦伯玉，加徵聘本州議曹從事，不就。齊高帝卽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又辭疾，上不欲違其志，敕於剡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建元元年卒，年八十六。伯玉常居一樓，上仍葬樓所，孔珪從其受道法，爲於館側立碑。

顧歡，字景怡，一字玄平，吳興鹽官人也。家世寒賤，父祖竝爲農夫，歡獨好學，年六七歲，知推六甲，家貧，父使田中驅雀，歡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

好書

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久則然松節讀書或然糠自照及
長篤志不倦聞吳興東遷邵玄之能傳五經文句假為書師從之
受業同郡顧愷之臨縣見而異之遣諸子與游及孫憲之竝受經
焉年二十餘更從豫章雷次宗諮玄儒諸義母亡水漿不入口六
七日廬于墓次遂隱不仕於剡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常近百
人歡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執書慟哭由是受學者廢蓼莪篇
不復講焉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好黃
老通解陰陽書為數術多効驗初以元嘉中出都寄住東府忽題
柱云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因東歸後元凶弑逆是其年月日也
弟子鮑靈綬門前有一株樹六十餘圍上有精魅數見影歡印樹
樹即枯死山陰白石村多邪病村人告訴求哀歡往村中為講老
子規地作獄有頃見狐狸龜鼈自入獄中者甚多即命殺之病者

政綱

皆愈又有病邪者問歡歡曰家有何書荅曰唯有孝經而已歡曰
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邊恭敬之自差也而後病者果愈後人問
其故荅曰善禳惡正勝邪此病者所以差也齊高帝輔政徵為揚
州主簿及踐祚乃至稱山谷臣顧歡上表進政綱一卷時員外郎
劉思劾表陳讜言優詔並稱美之歡東歸上賜麈尾素琴永明元
年詔徵為太學博士同郡顧黯為散騎侍郎黯字長孺有隱操與
歡不就徵會稽孔珪嘗登嶺尋歡共談四本歡曰蘭石危而密宣
國安而疎士季似而非公深謬而是總而言之其失則同曲而辯
之其塗則異何者同昧其本而競談其末猶未識辰緯而意斷南
北星迷暗爭失得無準情長則申意短則屈所以四本竝通莫能
相塞夫中理唯一豈容有二四本無正失中故也於是著三名論
以正之尚書劉澄臨川王常侍朱廣之竝立論難與之往復而廣

四本論是
之類清註
之一顯日
也

之才理尤精詣也。廣之字處深。吳郡錢塘人也。善清言。初歡以佛道二家教異。學者互相非毀。乃著夷夏論曰。夫辯是與非。宜據聖典。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右腋而生。墜地即行七步。於是佛道興焉。此出玄妙內篇。佛經云。釋迦成佛。有塵劫之數。出法華無量壽。或為國師。道士儒林之宗。出瑞應本起歡論之曰。五帝三皇不聞有佛。國師道士無過老莊。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聖。誰則當之。然二經所說。如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跡則反。或和光以明近。或曜靈以示遠。道濟天下。故無方而不入。智周萬物。故無物而不為。其入不同。其為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指紳。諾華之容。剪髮曠衣。羣夷之服。擊跽罄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肅。棺殯槨葬。中夏之風。火焚水沈。西戎之俗。全形守禮。繼善之教。毀貌易性。絕惡之學。豈伊同人。爰及異物。鳥王獸長。往往是佛。無窮世界。聖人代興。或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吼。教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耳。雖舟車均於致遠。而有川陸之節。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別。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而車可涉川。舟可行陸乎。今以中夏之性。効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異。下育妻孥。上絕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禮犯順。曾莫之覺。弱喪忘歸。孰識其舊。且理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捨華効夷。義將安取。若以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俗邪。俗則大乖矣。屢見刻舷沙門。守株道士。交諍小大。互相彈射。或域道以為兩。或混俗以為一。是牽異以為同。破同以為異。則乖爭之由。淆亂之本也。尋聖道雖同。而法有左右。始乎無端。終乎無末。泥洹仙化。各

是一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會無生。在名則反。在實則合。但無生之教。賒無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夸強。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麤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辯也。聖匠無心。方圓有體。器既殊用。教亦易施。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興善則自然為高。破惡則勇猛為貴。佛跡光大。宜以化物。道跡密微。利用為已。優劣之分。大略在茲。夫蹲夷之儀。婁羅之辯。各出彼俗。自相聆解。猶蟲躍鳥聒。何足述効。歡雖同二法。而意黨道教。宋司徒袁粲。託為道人。通公駁之。其略曰。白日停光。恒星隱照。誕降之應。事在老先。似非入關。方昭斯瑞。又西域之記。佛經之說。俗以膝行為禮。不慕蹲坐為恭。道以三邊為虔。不尚踞傲為肅。豈專戎土。爰亦茲方。襲童謁帝。膝行而進。趙王見周。三環而止。今佛法垂化。或因或革。清信之士。容衣不改。息心之人。服貌必變。變本從道。不遵彼俗。俗風自殊。無患其亂。孔老釋迦。其人或同。觀方設教。其道必異。孔老教俗為本。釋氏出世為宗。發軔既殊。其歸亦異。又仙化以變形為上。泥洹以陶神為先。變形者。白首還緇。而未能無死。陶神者。使塵惑日損。湛然常存。泥洹之道。無死之地。乖詭若此。何謂其同。歡。答曰。案道經之作。著自西周。佛經之來。始乎東漢。年踰八百。代懸數十。若謂黃老雖久而濫在釋前。是呂尚盜陳恒之齊。劉季竊王莽之漢也。又夷俗長跽。法與華異。翹左跂右。全是蹲踞。故周公禁之於前。仲尼誡之於後。又佛起於戎。豈非戎俗素惡邪道。出於華。豈非華風本善邪。今華風既變。惡同戎狄。佛來破之。良有以矣。佛道實貴。故戒業可遵。戎俗實賤。故言貌可棄。今諸

華士女氏族弗華而露首偏跣濫用夷禮又若觀風流教其道必
 異佛非東華之道道非西夷之法魚鳥異川永不相關安得老釋
 二教交行入表今佛既東流道亦西邁故知俗有精麤教有文質
 然則道教執本以領末佛教救末以存本請問所歸異在何許若
 以翦落為異則昏靡翦落矣若以立像為異則俗巫立像矣此非
 所歸歸在常住常住之象常道孰異神仙有死權便之說神仙是
 六化之總稱非窮妙之至名至名無名其有者二十七品仙變成
 真真變成神或謂之聖各有九品品極則入空寂無為無名若服
 食茹芝延壽萬億壽盡則死藥極則枯此脩考之士非神仙之流
 也明僧紹正二教論以為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
 通今道家稱長生不死名補天曹大乖老莊立言本理文惠太子
 竟陵王子良竝并釋法吳興孟景翼為道士太子召入玄圃眾僧
 大會子良使景翼禮佛景翼不肯子良送十地經與之景翼造正
 一論大略曰寶積云佛以一音廣說法老子云聖人抱一以為天
 下式一之為妙空玄絕於有境神化贍於無窮為萬物而無為處
 一數而無數莫之能名強號為一在佛曰實相在道曰玄牝道之
 大象即佛之法身以不守之守守法身以不執之執執大象但物
 有八萬四千行說有八萬四千法法乃至於無數行亦達於無央
 等級隨緣須導歸一歸一曰回向向正即無邪邪觀既遣億善日
 新三五四六隨用而施獨立不改絕學無憂曠劫諸聖共遵斯一
 老釋未始於嘗分迷者分之而未合億善徧脩脩徧成聖雖十號
 千稱終不能盡終不能盡豈可思議司徒從事中郎張融作門律
 云道之與佛遙極無二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辨
 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亮越人以為鳧楚人以為乙人自楚

越鴻常一耳以示太子僕周顒。顒難之曰：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位寂之方，其旨則別。論所謂逗極無二者，爲逗極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邪？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爲鴻乙耳。一作亭驅馳佛道，無免二末。未知高鑒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往復文多，不載歡口，不辯善於著論。又注王弼易二繫，學者傳之，知將終賦詩言志曰：五塗無恒宅，三清有常舍。精氣因天行，游魂隨物化。鵬鷖適大海，蜩鳩之桑柘。達生任去留，善死均日夜。委命安所乘，何方不可駕。翹心企前覺，融然從此謝。自剋死日，自擇葬時，卒於剡山，時年六十四。身體香軟，道家謂之屍解，仙化焉。還葬舊墓，木連理生墓側。縣令江山圖表狀，武帝詔歡諸子撰歡文議三十卷。又始興人盧度，字孝章，亦有道術，少隨張永，北侵魏，永敗，魏人追急，阻淮水，不得過。度心誓曰：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臾見兩楯流來，接之得過。然後隱居廬陵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來取食，乃去。逆知死年月，與親友別，永明末以壽終。

杜京產，字景齊，吳郡錢塘人也。祖運，劉毅衛軍參軍。父道翰，州從事，善彈碁。京產少恬靜，閑意榮宦，頗涉文義，專修黃老。會稽孔顒清剛有峻節，一見而爲款交。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稱疾去。與同郡顧歡同契，始寧東山開舍授學。齊建元中，武陵王曄爲會稽，齊高帝遣儒士劉瓛入東，爲曄講。瓛故往與之游，曰：杜生當今之臺尚也。京產請瓛至山舍講書，傾資供待。子栖躬自屣履爲瓛生徒，下食。孔珪、周顒、謝瀹並致書以通殷勤。永明十年，珪及光祿大夫陸澄、祠部尚書虞棕、太子右率沈約、司徒右長史張融表薦京產，徵爲奉朝請，不至。於會稽日門山聚徒教授。建武初，徵員外散騎侍。

郎京產曰莊生持釣豈為白璧所回辭疾不就卒會稽山陰人孔
 道徽守志業不仕與京產友善道徽父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
 嘗見山谷中有數百斛錢視之如瓦石不異采樵者競取入手即
 成沙礫曾有鹿中箭來投祐祐為之養創愈然後去太守王僧虔
 與張緒書曰孔祐敬康曾孫也行動幽祇德標松桂引為主簿遂
 不可屈此古之遺德也道徽少厲高行能世其家風隱居南山終
 身不窺都邑豫章王疑為揚州辟西曹書佐不至鄉里宗慕之道
 徽兄子總有操行遇飢寒不可得衣食縣令吳興丘仲孚薦之除
 竟陵王侍郎竟不至永明中會稽中一作山有人姓蔡不知名隱山中
 養鼠數千頭呼來即來遣去即去言語狂易時謂之謫仙不知所
 終京產高祖子恭以來及子栖世傳五斗米道不替栖字孟山善
 清言能彈琴刺史齊豫章王疑聞其名辟議曹從事仍轉西曹書
 佐竟陵王子良數致禮接國子祭酒何胤掌禮又重栖以為學士
 掌昏冠儀以父老歸養栖肥白長壯及京產病旬日間便皮骨自
 支京產亡水漿不入口七日晨夜不罷哭不食鹽菜每營買祭奠
 身自看視號泣不自持朔望節歲絕而復續嘔血數升時何胤謝
 朏竝隱東山遺書敦譬誠以毀滅至祥禫暮夢見其父慟哭而絕
 初胤兄點見而歎曰卿風韻如此雖獲嘉譽不永年矣卒時年三
 十六當時咸嗟惜焉建武二年剡縣有小兒年八歲與母俱得赤
 斑病母死家人以小兒猶惡不令其知小兒疑之問云母嘗數問
 我病昨來覺聲羸今不復問何也因自投下牀扶匍至母尸側頓
 絕而死鄉鄰告之縣令宗善才求表廬事竟不行

赤斑病

昭和十八年十月廿三日了此卷矣矣也

錄而取職。職者之錄。今宗憲。木末素亂。舉竟不行。
 齊。齊。來。覺。擢。竊。今。不。對。問。何。也。因。自。對。不。林。封。至。母。只。問。融。
 齊。齊。抄。取。案。人。以。小。泉。釐。忍。不。令。其。味。小。泉。錄。之。問。云。母。嘗。燒。問。
 十六。當。抄。取。案。人。以。小。泉。釐。忍。不。令。其。味。小。泉。錄。之。問。云。母。嘗。燒。問。
 阿。麻。只。煎。良。而。燒。曰。喚。風。煎。吹。地。煎。蘇。蘇。譽。不。永。羊。矣。卒。抄。取。三。
 山。立。烈。東。山。書。善。為。誓。婦。以。如。燕。至。新。蘇。蘇。其。其。父。聞。哭。而。蘇。
 良。自。膏。賦。無。立。不。自。持。賤。望。酒。蘇。蘇。而。更。蘇。血。燒。并。和。向。煎。煎。
 支。京。氣。立。水。漿。不。人。口。小。日。其。亦。不。謂。哭。不。食。鹽。菜。每。當。買。然。莫。
 掌。咨。察。辨。以。父。未。歸。養。蘇。蘇。白。氣。吐。及。京。氣。蘇。蘇。日。間。更。皮。骨。自。
 武。竟。刻。王。子。身。燒。姪。蘇。蘇。國。子。祭。酒。向。煎。掌。斷。又。重。蘇。以。為。學。士。

蘇州府志

南史卷七十六
列傳第六十六

隱逸下

臧榮緒

吳苞

趙僧巖 蔡蒼 孔嗣之

徐伯珍

婁幼瑜

沈麟士

阮孝緒

鄧郁

陶弘景

釋寶誌

諸葛璩

劉慧斐

兄慧鏡 慧鏡于曇淨

范元琰

庾詵

張孝秀

庾承先

馬樞

臧榮緒東莞莒人也。祖奉先。建陵令。父庸人。國子助教。榮緒幼孤。躬自灌園。以供祭祀。母喪後。乃著嫡寢論。埽灑堂宇。置筵席。朔望輒拜薦焉。甘珍未嘗先食。純篤好學。括東西晉爲一書。紀錄志傳百一十卷。隱居京口。教授齊高帝。爲揚州刺史。徵榮緒爲主簿。不到。建元中。司徒褚彥回啓高帝。稱述其美。以置祕閣。榮緒惇愛五經。謂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齋降位。李釋教誠。並有禮敬之儀。因甄明至道。乃著拜五經序論。常以宣尼庚子日坐。其日陳五經拜之。自號披褐先生。又以飲酒亂德。言常爲誠。永明六年卒。初榮緒與關康之俱隱在京口。時號爲二隱。

吳苞字天蓋。一字懷德。濮陽鄆城人也。儒學善三禮及老莊。宋太始中。過江。聚徒教學。冠黃葛巾。竹麈尾。蔬食。二十餘年。與劉瓛俱於褚彥回宅講授。瓛講禮。苞講論語孝經。諸生朝聽。晚聽苞也。齊隆昌元年。徵爲太學博士。不就。始安王遙光及江祐徐孝嗣共爲立館於鍾山下。教授朝士。多到門焉。嘗時稱其儒者。自劉瓛以後。聚徒講授。唯苞一人而已。以壽終。時有趙僧巖。蔡蒼。皆有景行。慕苞爲人。僧巖北海人。寥廓無常。人不能測。與劉善明友善。明爲青州。欲舉爲秀才。大驚拂衣而去。後忽爲沙門。栖遲山谷。常以一壺自隨。一旦謂弟子曰。吾今夕當死。壺中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臘燭一挺。以照七尺之尸。至夜而亡。時人以爲知命。蔡蒼字休

明陳留人清抗不與俗人交李撫謂江敷曰古人稱安貧清白曰夷涅而不緇曰白至如蔡休明者可不謂之夷白乎又有魯國孔嗣之字敬伯宋時與齊高帝俱為中書舍人並非所好自廬江郡守去官隱居鍾山朝廷以為太中大夫卒

徐伯珍字文楚東陽太末人也祖父竝郡掾史伯珍少孤貧學書無紙常以竹箭箬葉甘蔗及地上學書山水暴出漂溺宅舍村鄰皆奔走伯珍累牀而坐誦書不輟叔父璠之與顏延之友善還袂蒙山立精舍講授伯珍往從學積十年究尋經史游學者多依之太守琅邪王曇生吳郡張淹並加禮辟伯珍應召便退如此者凡十二焉徵士沈儼造膝談論申以素交吳郡顧歡適出尚書滯義伯珍訓答甚有條理儒者宗之好釋氏老莊兼明道術歲嘗早伯珍筮之如期而雨舉動有禮過曲木之下趨而避之早喪妻晚不復重娶自比曾參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丘

老莊

二年上
龍丘

其隱處也山多龍鬚檉柏望之五采世呼為婦人巖二年伯珍移居之階戶之間水生皆連理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抱館東石壁夜忽有赤光洞照俄爾而滅白雀一雙棲其戶牖論者已為隱德之感焉刺史豫章王辟議曹從事不就家甚貧窶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對時人呼為四皓建武四年卒年八十四受業生凡千餘人伯珍同郡婁幼瑜字季亦聚徒教授不應徵辟彌為臨川王映所賞異著禮摺拾三十卷

沈麟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也祖膺期晉太中大夫父虔之宋樂安令麟士幼而俊敏年七歲聽叔父岳言玄賓散言無所遺失岳撫其肩曰若斯文不絕其在爾乎及長博通經史有高尚之心親亡居喪盡禮服闋忌日輒流淚彌旬居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

里號為織簾先生嘗為人作竹誤傷手便流淚而還同作者謂曰此不足損何至涕零荅曰此本不痛但遺體毀傷感而悲耳嘗行路鄰人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邪即跪而反鄰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麟士曰非卿屐邪笑而受之宋元嘉末文帝令僕射何尚之抄撰五經訪舉學士縣以麟士應選不得已至都尚之深相接及至尚之謂子偃曰山數故多奇士沈麟士黃叔度之流也豈可澄清滄濁邪汝師之麟士嘗苦無書因游都下歷觀四部畢乃歎曰古人亦何人哉少時稱疾歸鄉不與人物通養孤兒子義著鄉曲或勸之仕荅曰魚縣默樞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為不希企日損乃作玄散賦以絕世太守孔山士辟不應宗人徐州刺史曇慶侍中懷文左率勃來候之麟士未嘗荅也隱居餘不吳差一作山講經教授從學士數十百人各營

屋宇依止其側時為之語曰差一作山中有賢學開門教授居成市麟士重陸機連珠每為諸生講之征北張永為吳興請麟士入郡麟士聞郡後堂有好山水即燕安道游吳興因古墓為山池也欲一觀之乃往停數月永欲請為功曹麟士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混沌以蠟眉冠越客於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卿一作節有蹈東海死耳不忍受此黔劓永乃止昇明末太守王奐永明中中書郎沈約並表薦之徵皆不就乃與約書曰名者實之賓本所不庶中央無心空勤南北為惠反凶將在於斯麟士無所營求以篤學為務恒憑素几鼓素琴不為新聲負薪汲水并日而食守操終老讀書不倦遭火燒書數千卷年過八十年目猶聰明以反一作火故抄寫火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時人以為養身靜嘿所致製黑蝶賦以寄意著周易兩繫莊子內篇

南史七十六
訓註。易經禮記春秋尚書論語孝經喪服老子要略數十卷。梁天
監元年。與何點同徵。又不就。二年卒於家。年八十五。以楊王孫皇
甫謚。深達生死。而終禮矯俗。乃自爲終制。遺令氣絕。剔被取三幅
布以覆屍。及斂。仍移布於屍下。以爲斂服。反被左右兩際。以周上。
不復製覆被。不須沐浴。哈珠以米。褰衫。先着禪片二服。上加單衣。
幅巾履枕。棺中唯此。依士安用孝經。既殯。不復立靈座。四節及祥。
權鋪席於地。以設玄酒之奠。人家相承。漆棺。今不復爾。亦不須施。
成服後。卽葬。作冢。令小後耐。更作小冢於濱。合葬。非古也。冢不須
聚土成墳。使上與地平。王祥終制。亦爾。葬。不須輜車靈舫。魁頭也。
不得朝夕下食。祭奠之法。至於葬。唯清水一杯。子彝奉而行之。州
鄉皆稱歎焉。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也。父彥之。宋太尉從事中郎。以清幹
流譽。孝緒七歲。出繼從伯胤之。胤之母周氏卒。遺財百餘萬。應歸
孝緒。孝緒一無所納。盡以歸胤之姊琅邪王晏之母。聞者咸歎異
之。乳人憐其傳重。辛苦輒竊玉羊金獸等物與之。孝緒見而駭愕。
啓彥之。送還王氏。幼至孝。性沉靜。雖與兒童遊戲。恒以穿池築山
爲樂。年十三。徧通五經。十五冠。而見其父彥之。彥之誠曰。三加彌
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庇爾躬。荅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
於穹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
人莫見其面。親友因呼爲居士。年十六。父喪。不服絲纊。雖蔬有味。
亦吐之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之。必至顛覆。聞其笳管。
穿籬逃匿。不與相見。曾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餐覆醬。
及晏誅。親戚咸爲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坐之。及竟。獲免。梁武
起兵。圍建鄴。家貧。無以爨。僮妾竊鄰人墓樵。以繼火。孝緒知之。乃

人後人
茶也

不食更令撤屋而炊所居以一鹿牀爲精舍以樹環繞天監初御史中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室雖邇其人甚遠其爲名流所欽尚如此自是欽慕風譽者莫不懷刺斂衽望塵而息殷芸欲贈以詩昉曰趣舍旣異何必相干芸乃止唯與比部郎裴子野交子野薦之尚書徐勉言其年十餘歲隨父爲湘州行事不書官紙以成親之清白論其志行粗類管幼安以采章如似皇甫謐天監十二年詔公卿舉士祕書監傅照上疏薦之與吳郡范元琰俱徵並不到陳郡袁峻謂曰往者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遁可乎荅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爲仁山已何關人世況僕非往賢之類邪初謝朓及伏暉應徵天子以爲隱者苟立虛名以要顯譽故孝緒與何胤並得遂其高志後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真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反鄰里嗟異之合藥須得生人葠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逢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後至一所遂滅就視果獲此草母得服之遂愈時皆言其孝感所致有善筮者張有道曰見子隱迹而心難明自非考之龜蓍無以驗也及布卦旣撰五爻曰此將爲感應感之法非嘉遁之兆孝緒曰安知後爻不爲上九果成遁卦有道歎曰此所謂肥遁無不利象實應德心迹并也孝緒曰雖獲遁卦而上九爻不發升遐之道便當高謝許生乃著高隱傳上自炎皇終于天監末斟酌分爲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爲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爲中篇挂冠人世栖心塵表爲下篇湘東王著忠臣傳集釋氏碑銘丹陽尹錄研神記竝先簡孝緒而後施行南平元襄王聞其名致書要之不赴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麀麀可駮何以

異夫驥駮。初建武末，青溪宮東門無故自崩。大風拔東宮門外楊樹，或以問孝緒。孝緒曰：青溪皇家舊宅，齊爲木行，東爲木位。今東門自壞，木其衰矣。武帝禁畜讖緯，孝緒兼有其書，或勸藏之。荅曰：昔劉德重淮南祕要，適爲更生之禍。杜瓊所謂不如不知，此言美矣。客有求之，荅曰：已所不欲，豈可嫁禍於人？乃焚之。鄱陽忠烈王妃，孝緒姊也。王嘗命駕欲就之游，孝緒鑿垣而逃，卒不肯見。王悵然歎息。王諸子篤渭陽之情，歲時之貢無所受納，未嘗相見。竟不之識。或問其故，孝緒曰：我本素賤，不應爲王侯姻戚。邂逅所逢，豈關始願。劉敞曾以米饋之，孝緒不納，敞亦棄之。末年以蔬食斷酒，其恒供養石像，先有損壞，心欲補之，罄心敬禮，經一夜忽然完復。衆並異之。大同二年正月，孝緒自筮卦，吾壽與劉著作同年。及劉杳卒，孝緒曰：劉侯逝矣，吾其幾何？其年十月卒。年五十八。梁簡文

在東宮隆恩厚贈，子恕等述先志，不受顧協以爲恩，異常均議。令恭受門徒，追論德行，諡曰文貞處士。所著七錄、削繁等一百八十一卷，並行於世。初，孝緒所撰高隱傳中篇所載一百三十七人，劉敞、劉訐覽其書，曰：昔嵇康所贊，缺一自擬，今四十之數，將待吾等成邪？對曰：所謂荀君雖少，後事當付鍾君。若素車白馬之日，輒獲麟於二子，敞訐果卒，乃益二傳。及孝緒亡，訐兄絜錄其所遺行次篇末成絕筆之意云。

南嶽鄧先生名郁，荊州建平人也。少而不仕，隱居衡山極峻之嶺，立小板屋兩間，足不下山，斷穀三十餘載。唯以澗水服雲母屑，日夜誦大洞經。梁武帝敬信殊篤，爲帝合丹，帝不敢服。起五嶽樓，貯之，供養道家吉日，躬往禮拜。白日，神仙魏夫人忽來臨降，乘雲而至。從少嫗三十，並着絳紫羅繡桂襪，年皆可十七八許，色豔桃李。

質勝瓊瑤。言語良久。謂郁曰。君有仙分。所以故來尋。當相候至。天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悉如鶴。大鼓翼鳴舞。移晷方去。謂弟子等曰。求之甚勞。得之甚逸。近青鳥既來。期會至矣。少日無病而終。山內唯聞香氣。世未嘗有。武帝後。令周捨為鄧玄傳。具序其事。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祖隆。王府參軍。父貞。孝昌令。初弘景母郝氏。夢兩天人。手執香鑪。來至其所。已而有娠。以宋孝建三年。景申歲。夏至日。生。幼有異操。年四五歲。恒以荻為筆。畫灰中學書。至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觀白日。不覺為遠矣。父為妾所害。弘景終身不娶。及長。身長七尺七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額。聳耳。耳孔各有十餘毛。出外二寸許。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為深恥。善琴。基工。草隸。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為諸王侍讀。除奉

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為務。朝儀故事。多所取焉。家貧。求宰縣。不遂。永明十年。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敕所在。月給伏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餌。及發公卿祖之。征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填咽。咸云。宋齊以來。未有斯事。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陵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人間書禮。即以隱居代名。始從東陽孫游嶽。受符圖經法。徧歷名山。尋訪仙藥。身既輕捷。性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詠盤桓。不能已。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止。自恒欲就之。且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舛。若不爾。豈得為今日之事。豈唯身有仙相。亦緣勢使之然。沈約為東陽郡守。高其志節。累

愛松風

書要之不至。弘景為人，員通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舛，有亦隨覺。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唯一家僮，得至其所，本便馬善射，晚皆不為，唯聽吹笙而已。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為樂。有時獨游泉石，望見者以為仙人。性好著述，尚奇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圓、產物、鑿術、本草。帝代年歷，以算推知。漢熹平三年丁丑冬至，加時在日中，而天實以乙亥冬至，加時在夜半，凡差三十八刻。是漢歷後天，二日十二刻也。又以歷代皆取其先妣，母后配饗地神，以為神理宜然。碩學通儒，咸所不悟。又嘗造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以機動之，悉與天相會。云脩道所須，非止史官用是，深慕張良為人。云古賢無比。齊末為歌曰：水王木為梁宇，及梁武兵至新林。

遣弟子戴猛之，假道奉表，及聞議禪代，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武帝既早與之游，及即位後，恩禮愈篤。書問不絕，冠蓋相望。弘景既得神符祕訣，以為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及帝服飛丹，有驗，益敬重之。每得其書，燒香虔受。帝使造年歷，至己巳歲，而加朱點，實太清三年也。帝手敕招之，錫以鹿皮巾，後屢加禮聘，並不出。唯畫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欲數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前以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為山中宰相。二宮及公王貴要，參候相繼，贈遺未嘗脫時。多不納受。縱留者，即作功德。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弘景辟穀導引之法，自隱處四十許年，年逾八十，而有壯容。仙書云：眼方者壽。

眼方者

卷之七

千歲弘景末年。一眼有時。而方曾夢佛授其菩提記。云名爲勝力菩薩。乃詣鄒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後簡文臨南徐州。欽其風素。召至後堂。以葛巾進。見與談論數日而去。簡文甚敬異之。天監中。獻丹於武帝。中大通初。又獻二丹。其一。名善勝。一名成勝。並爲佳寶。無疾。自知應逝。逆剋亡日。仍爲告逝詩。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申如常。香氣累日。氤氳滿山。遺令。旣沒。不須沐浴。不須施牀。止兩重席於地。因所著舊衣。上加生絨裙。及臂衣。靺冠。巾法服。左肘錄鈴。右肘藥鈴。佩符絡。左腋下繞腰穿環。結於前。釵符於髻上。通以大袈裟覆。袈裟首足。明器。有車馬。道人道士。並在門中。道人左。道士右。百日内。夜常然燈。旦常香火。弟子遵而行之。詔贈太中大夫。諡曰貞白先生。弘景妙解術數。逆知梁祚覆沒。預制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詩祕在篋裏。化後。門人方稍出之。大同末。人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後侯景篡。果在昭陽殿。初弘景母夢青龍無尾。自己升天。弘景果不妻。無子。從兄以子松喬嗣。所著學苑百卷。孝經論語集注。帝代年曆本草集注。効驗方肘後百一方。古今州郡記。圖像集要。及玉匱記。七曜新舊術疏。占候合丹法式。共祕密不傳。及撰而未訖。又十部。唯弟子得之。時有沙門釋寶誌者。不知何許人。有於宋太始中。見之。出入鍾山。往來都邑。年已五六十矣。齊宋之交。稍顯靈跡。被髮徒跣。語默不倫。或被錦袍。飲啖同於凡俗。恒以鏡銅剪刀。鑷屬拄杖。負之而趨。或徵索酒肴。或累日不食。預言未兆。識他心。嘗一日中。分身易所。遠近驚赴。所居嚙啗。齊武帝忿其惑衆。收付建康獄。旦日。咸見游行市里。旣而檢校。猶在獄中。其夜。又語獄吏。門外有兩輿。食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果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

明本作於
蔡明本

良所供養。縣令呂文顯以啓武帝。帝乃迎入華林園。少時忽重著三布帽。亦不知於何得之。俄而武帝崩。文惠太子豫章文獻王相繼薨。齊亦如此季矣。靈味寺沙門釋寶亮欲以納被遺之。未及有言。寶誌忽來牽被而去。祭仲熊嘗問仕何所至。了自不荅。直解杖頭左索繩。擲與之。莫之解。仲熊至尚書左丞。方知言驗。永明中住東宮後堂。從平旦門中出入。末年忽云門上血。汗衣褰裳走過。至鬱林見害。果以犢車載屍。出自此門。舍故闢人徐龍駒宅。而帝頸血流於門限焉。梁武帝尤深敬事。嘗問年祚遠近。荅曰。元嘉元嘉帝欣然以為享祚倍宋文之年。雖剃鬚髮而常冠下裙帽。納袍。故俗呼為誌公。好為識記。所謂誌公符是也。高麗聞之遣使齋繇帽供養。天監十三年卒。將死忽移寺金剛像。出置戶外。語人云。菩薩當去。旬日無疾而終。先是琅邪王筠至莊嚴寺。寶誌遇之與交言。歡飲至亡。救命筠為碑。蓋先覺也。

諸葛璩字幼玖。琅邪陽都人也。世居京口。璩幼事徵士關康之。博涉經史。復師徵士臧榮緒。榮緒著晉書。稱璩有發擿之功。方之壺遂。齊建武初。南徐州行事江祀薦璩於明帝。言璩安貧守道。悅禮敦詩。如其簡退。可揚清厲俗。請辟為議曹從事。帝許之。璩辭不赴。陳郡謝朓為東海太守。下教揚其風槩。餉穀百斛。梁天監中舉秀才。不就。璩性勤於海誘。後生就學者。日至。居宅狹陋。無以容之。太守張友為起講舍。璩處身清正。妻子不見喜愠之色。旦夕孜孜。講誦不輟。時人益以此宗之。卒於家。璩所著文章二十卷。門人劉暉集而錄之。

劉慧斐字宣文。彭城人也。父元直。淮南太守。慧斐少博學。能屬文。起家梁安成王法曹行參軍。嘗還都。途經尋陽。游於匡山。遇處士

張孝秀相得甚歡遂有終焉之志固不仕居東林寺又於山北構園一所號曰離垢園時人仍謂為離垢先生慧斐尤明釋典工篆隸在山手寫佛經二千餘卷常所誦者百餘卷晝夜行道孜孜不怠遠近欽慕之簡文臨江州遺以几杖論者云自遠法師沒後將三百年始有張劉之盛矣元帝及武陵王等書問不絕大同三年卒慧斐兄慧鏡安成內史初元直居郡得罪慧鏡歷詣朝士乞哀懇惻甚至遂以孝聞子曇淨字元光篤行有父風解褐安成王國左常侍父卒於郡曇淨奔喪不食飲者累日絕而又蘇每哭輒嘔血服闋因毀成疾會有詔士姓各舉四科曇淨叔父慧斐舉以應孝行武帝用為海寧令曇淨又以兄未為縣因以除兄乃除安西行參軍父亡後事母尤淳至身營食粥不以委人母疾衣不解帶及母亡水漿不入口者殆旬母喪權瘞藥王寺時天寒曇淨身衣單布衣廬於瘞所晝夜哭臨不絕聲哀感行路未替而卒

明正作讓

范元琰字伯珪一字長玉吳郡錢塘人也祖悅之太學博士徵不至父靈瑜居父憂以毀卒元琰時童孺哀慕盡禮親黨異之及長好學博通經史兼精佛義然謙敬不以所長驕人祖母患癰恒自含吮與人言常恐傷物居家不出城市雖獨居如對賓客見者莫不改容憚之家貧唯以園蔬為業喜出行見人盜其菘元琰遽退走母問其故具以實荅母問盜者為誰荅曰向所以退畏其愧恥今啓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祕之或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因伐木為橋以度之自是盜者大慙一鄉無復草竊齊建武初徵為曹武平西參軍不至于時始安王遙光為揚州謂徐孝嗣曰曹武參軍豈是禮賢之職欲以西曹書佐聘之會遙光敗不果時人為恨沛國劉瓛深加器異嘗表稱之天監九年縣令管慧辯上言

義行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辟命不至卒于家

庾詵字彥寶新野人也幼聰警篤學經史百家無不該綜緯候書射棊算機巧並一時之絕而性託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蔬食弊衣不修產業遇火止出書數簣坐於池上有爲火來者荅云唯恐損竹乘舟從沮中山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及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斛詵嘿然不言恣其取足鄰人有被執爲盜見劾妄欵詵詵矜之乃以書質錢二萬令門生詐爲其親代之酬備鄰人獲免謝詵詵曰吾矜天下無辜豈期謝也梁武帝少與詵善及起兵署爲平西府記室參軍詵不屈平生少所游狎河東柳惲欲與交拒而弗納普通中詔以爲黃門侍郎稱疾不起晚年尤遵釋教宅內立道場環繞禮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每日一徧後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

異呼詵爲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因寢忽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顏色不變言終而亡年七十八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武帝聞而下詔諡貞節處士以顯高烈詵所撰帝歷二十卷易林二十卷續伍端休江陵記一卷晉朝雜事五卷總抄八十卷行於世子曼倩字世華亦早有令譽元帝在荊州爲中錄事每出帝嘗目送之謂劉之遴曰荆南信多君子後轉諮議參軍所著喪服儀文字體例老子義疏算經及七曜歷術并所製文章凡九十五卷子季才有學行承聖中位中書侍郎江陵平隨例入長安

張孝秀字文逸南陽宛人也徙居尋陽會祖須無祖僧監父希並別駕從事孝秀長六尺餘白皙美鬚眉仕州中從事史遇刺史陳伯之叛孝秀與州中士大夫謀襲之事覺逃於盆水側有商人寘

寒食散
正書

諸褚中展轉入東林。伯之得其母郭，以蠟灌殺之。孝秀遣妻妾入匡山修行學道，服闋，建安王召爲別駕，因去職歸山，居于東林寺。有田數十頃，部曲數百人，率以力田，盡供山衆。遠近歸慕，赴之如市。孝秀性通率，不好浮華，常冠縠皮巾，躡蒲履，手執并閤皮麈尾，服寒食散，盛冬卧於石上，博涉羣書，專精釋典，僧有虧戒律者，集衆佛前，作羯磨而答之，多能改過，善談論，工隸書，凡諸藝能，莫不。明習。普通三年卒，室中皆聞非常香。梁簡文甚傷悼焉。與劉慧斐書述其貞白云。

庾承先字子通，潁川鄆陵人也。少沉靜，有志操，是非不涉於言，喜愠不形於色，人莫能窺也。弱歲受學於南陽劉虬，強記敏識，出於羣輩。玄經釋典，靡不該悉。九流七略，咸所精練。辟功曹，不就，乃與道士王僧鎮同游衡岳，晚以弟疾還鄉里，遂居土臺山。梁鄆陽忠烈王在州，欽其風味，要與游處，令講老子，遠近名僧咸來赴集，論難鋒起，異端競至。承先徐相酬答，皆得所未聞。忠烈王尤所欽重。中大通三年，廬山劉慧斐至荊州，承先與之有舊，往從之。荆峽學徒因請承先講老子。湘東王親命駕臨聽，論議終日，留連月餘，乃還山。王親祖道，并贈篇什，隱者美之。其年卒，刺史厚有贈賻，門人黃士龍讓曰：先師平素食不求飽，衣不求輕，凡有贈遺，皆無所受。臨終之日，誠約家門，薄棺周形，巾褐爲斂，雖蒙賚及，不敢輕承。教旨以違平生之操，錢布輕付使反，時論高之。

馬樞字要理，扶風郿人也。祖靈慶，齊竟陵王錄事參軍。樞數歲而孤，爲其姑所養。六歲能誦孝經論語、老子及長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及周易、老子、義梁、邵陵、王綸爲南徐州刺史，素聞其名，引爲學士。綸時自講大品經，令樞講維摩、老子、周易，同日發題，道俗聽者。

明本作
軌

易
志

二千人。王欲極觀優劣，乃謂衆曰：「與馬學士論義，必使屈服，不得空立客主。於是數家學者各起問端，樞乃依次剖判，開其宗旨。然後枝分派別，轉變無窮。論者拱默聽受而已。綸甚嘉之，尋遇侯景之亂，綸舉兵援臺，乃留書二萬卷付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遍，乃喟然歎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東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此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于茅山，有終焉之志。陳天嘉元年，文帝徵爲度支尚書，辭不應命。時樞親故並居京口，每秋冬之際，時往游焉。及鄱陽王爲南徐州刺史，欽其高尚，鄙不能致，乃卑辭厚意，令使邀之。樞固辭以疾，門人勸請不得已，乃行。王別築室以處之，樞惡其崇麗，乃於竹林間自營茅茨而居。每以王公餽餉，辭亦獲已者，率

明不作目

十分受一。樞少屬亂離，凡所居處，盜賊不入。依託者常數百家。日

精洞黃，能視閻中物，有白鸛一雙，巢前庭樹。馴狎欄廡，時至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太建十九年卒，撰道覺論行於世。

論曰：夫獨往之人，皆稟偏介之性，不能擢志屈道，借譽期通。若使夫遇見信之主，逢時來之運，豈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不得已而

然故也。且巖壑閑遠，水石清華，雖復崇閣八襲，高城萬雉，莫不蓄

鑿開泉，髮鬣林澤，故知松山桂渚，非止素玩碧澗，清潭翻成麗矚。

桂冕東都，夫何難之有。

昭和十八年十月二十三日，了此卷。此日好晴，利風。侵肌生癢，時日之速移，柳田亦記。

